

國學基  
本叢書 頭 氏 學 記



書叢本基學國

記學氏顏

著望戴

608679

行發館書印務商

科學社

#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簏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則取昆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闢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慤焉如己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旣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

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己巳六年辛亥日戴望

# 顏氏學記後跋

聖賢之學期于致用而已。秦燔詩書。一二老師宿儒。守缺抱殘。以存聖經于絕續之際。而時艱身隱。不能一試。所用于是託于章句訓詁。以發攢其志業。推其心。蓋豪傑不得志之所爲。不必謂儒者之業。卽盡于此也。宋人以道自任。屏棄一切名物制度。務爲空談。以爭鋒立勝。性道豈可聞。其去聖不亦遠乎。習齋顏先生。生明季水火之世。灼然見堯舜周孔之道。一一藏于事物。于是率其弟子行孝弟。存忠信。以講習乎六蓀之事。于漢儒所謂實事求是者。洵乎無愧。雖其再傳末流。或仍不免爲風氣所囿。而先生立教之初。心則固不可一世矣。今天下士氣窳墮。而撰述之盛。乃過于漢唐。識者謂有周末文勝之患。吾友李君雒才。謁選得湖南龍山令。下車伊始。首治學校。旣捐廉置四部書于書院。復刊是書。以告多士。君之志。蓋欲以顏氏此書。救今日之時弊。以挽一世之風氣。龍山徼邑。不數月而士風一變。循而至于他邑。其效可立覩矣。昔者戴氏子高。服膺顏先生之書。而無所藉手。得君而顏氏之學。將日以昌遠。顏先生之幸。抑亦吾湘人之幸也。光緒甲午四月。長沙葉德輝敬跋。

# 顏氏學記目錄

## 第一冊

卷一

習齋一

卷二

習齋二

卷三

習齋三

卷四

恕谷一

## 第二冊

卷五

恕谷二

卷六

恕谷三

顏氏學記 一 目錄

卷七

恕谷四

卷八

或庵

卷九

縣莊

卷十

顏李弟子錄

# 顏氏學記

## 卷一

習齋一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旣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旣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縲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媼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旣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媼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旣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旣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

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蘗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蘗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旣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旣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鶴鵠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蓺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卽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步之間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塨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鍊輯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蓺以成其德行而六蓺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

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譽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奧蹟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僨忮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

靜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旣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縲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之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蓀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擴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

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鷺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由道以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仞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歧異悅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

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卽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卽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胸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閒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

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真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歎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蓺某也尤精幾蓺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蓺弟子身通六蓺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

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蓺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與太倉陸道威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蓺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著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法乾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矣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

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嫋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譬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子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蓺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蓆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蓆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闔闔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蓆之學乃自髫齡卽身心道蓆一致加功也且旣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

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鏤鋌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蓺之學者，則

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辯一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考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蓺學粗矣。余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卽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懼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

計田數不能悉理。予曰：計畝人以爲細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思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卽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怃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不及此者，寧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

用之虛如六蓀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蓀可也。如一蓀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蓀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學辨二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卽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辨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蓀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烏得不入於禪也。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評下同

明道謂謝顥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旣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

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道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迄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子矣。而其沒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

意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旣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皆令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

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亡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卽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蓺以及兵農水火在

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個。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個。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卽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

已多行之未當失周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蓺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性命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旣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蓺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

補填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旣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死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

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初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旣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衆星不顯其光卽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孔夢奠之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蓺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我之短

喪何可從祀。予曰：君未之思耳。冉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邪。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臯。孔子之得顏曾。直如

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尙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蘗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旣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即使其靜功繇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

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閒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蘆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尤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蘆。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旣廢蘆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蘆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錄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廬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旣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歟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

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誠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摵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昔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蓺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蓺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柰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縲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白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

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仞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眞學聖則眞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

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穢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卽爲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嫋其指，弦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

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旣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蓺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蓺。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

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内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開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旣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會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

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性謂卽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蓺入正不知六蓺卽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是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仍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

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餚糧車馬。傷脾胃者之謗尤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簾。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簾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簾。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簾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尙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簾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簾。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蘊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饋祭殮。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尙音。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

儒語錄言薰蕕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脾等皆刪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旣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聲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

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之知之皆不爲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旣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旣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卽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蘄。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轉。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仞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仞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蘆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邪。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

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蓀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蓀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只因廢失六蓀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奕飲酒等不爲卽誦讀章句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蓀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間乃惟左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蒙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

言之矣。既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

## 卷二

### 習齋二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胞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胞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胞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卽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駁氣質性惡。以下存性編。

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旣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卽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旣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卽惻隱當羞惡者卽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卽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卽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賦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蓺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啐面盞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說今卽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

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借水喻性，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悔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悔奪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汙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汙者，雖故質尚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慾，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蠡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陷，產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跔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卽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

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

性說一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烏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途。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惡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靡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

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卽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歛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搜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同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歛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熟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卽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不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深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

從心生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

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誣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謬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切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途歧路別無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卽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濁昧罔然其貪濁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

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卽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絕物。重者爲狠毒殘暴。然其狠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析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卽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卽如此也。卽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旣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丞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雜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竝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筭中上面傾水從筭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卽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

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既成苗時卽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竝誣性。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旣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苟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

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子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榜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

### 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卽父子之性聰明卽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竝非氣質之性

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切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卽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蓺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苟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苟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卽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竝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

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撫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旣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卽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卽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蓺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去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耳其時曠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卽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蓺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蹠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鄰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裁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濟時 以下存治編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尙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呼奴之邪盜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爲卽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裁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蒞政者公

議舉之狀書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卽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卽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卽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卽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重自斂飭卽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眞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重徵舉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槩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

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亡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靖異端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

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爲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餵虎。何其儻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合內外成人己。通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視空中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卷三

習齋三

先生八歲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以下李壠王源所撰年譜。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商，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息而天地昭矣。縣幕友孫明大奇之，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通州任熙字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閒。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字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即己身離道；僕之駕下輕誣以蕭曹，即君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每向人道之。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闢賊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下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及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

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嘗集二十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亦多篤論

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丙午三十二歲除夕寫先儒主稱周茂叔爲先聖塚案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世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閑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蓆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託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王法乾憚學習六藝。先生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談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幸也。以廷杖詔獄。挫辱士大夫。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偏。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所以不得不抑之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鞶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率門人習射。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體常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矣。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目聰明。支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脩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

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脩，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蕭九菴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共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案：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閒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及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義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塹，如游楊朱。

陸者侍或返觀靜坐或執書伊吾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虛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墮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於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教塲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塲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塲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時之宜也

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陣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柰之何不肯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慝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

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竝無其事。但見父母不悅，必我心中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蘊總名曰物，明乎六蘊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誦，焉可溷哉。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己，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璫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竝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於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委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懶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令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令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於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鑑。

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

內篤敬而外肅容。體之根心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蓀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定其心而後言。自無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先生曰。唐楊琯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凡罪皆本於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悟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脩

身布教之道。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峰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弔彭餓夫墓酌以酒鹽漱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未化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無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所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蓺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蔭千以車馬贈行保汝名極定興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峰高隱力學。

見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於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注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注解託

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曰與七十子習行粗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忽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也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邪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於人前矯強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蓺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之不謹是無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無道也六蓺之不習是無學也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脩道即在性上脩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脩性非脩道矣周公以六蓺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脩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見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蓺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於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仲誠

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於識大識小

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

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門爲學而講後人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藩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返鄖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閒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邪乾行語塞

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脩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於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

觀燦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評曰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歎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沾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燦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所言大異宋明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

信吾說之不謬於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他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於孔孟墜也卽合於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教儀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於小節用功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邪曉事者皆不辦事邪愚謬至此不亡得乎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輯語錄爲賢異乎此者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於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主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侍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歎也

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鏗從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及太公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陳水陸諸戰法并射御技藝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主靜持敬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北空二齋左處賓介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閒榻行賓右廈六閒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以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閔家語至遊農山歎曰觀於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出而諸英俊胥不得與於吾道異哉

非禮勿視四句向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

動必於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於禮也。

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於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惄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又倍是。宋何以爲國。奉以歲幣。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豈得已哉。辟之仇讎。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於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爲難。極詬之曰。奸曰邪。竝不與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讎。而韓富司馬等。皆當恕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於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

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揩拭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於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於謀國繆於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沈銅釋老而自居於直接孔孟欲人不貶之得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於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賤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宵小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偶觀宋孫鑛宋時二傳歎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銅疾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異世傷哉

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於密乃洗去心之汙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作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棟蕪矣恐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語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僞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觀朱子語錄見其於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於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鍊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興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語杜生曰道莫切於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聖人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俊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賢智之禍大至如呂新吾陸道威材識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靜坐爲學之弊也

大興王源介壻執贊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之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豈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簷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卓帽尊虞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

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漢軍崔璠免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與門人言博蠡脩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在名世。烏肯居哉。儻以留宋儒必悅。使觀朱注果明。程子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歎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閒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藝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卷四

恕谷一

學正李先生塲

李先生塉字剛主別字恕谷其先世本小興州人明初有進忠者徙保定府之蠡縣遂爲蠡人父明性有學行高隱不仕學者稱爲孝慤先生同時習齋顏先生倡明聖學孝慤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奇齡先生年二十餘爲諸生既承習齋教自治甚嚴仿習齋爲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不爲文飾而於田賦郊社禘祫宗廟諸禮及諸史志所載經世諸務與古帝王治績可爲法者考校甚備錄其語曰瘳忘編以前日薄莫必徒步至鄉問父安否夙興乃還嘗曰孝慤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未能也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以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以養而自食粗糲不使親知其友趙錫之重先生行而憫其貧閒數日輒使人餽粟肉於孝慤詭言先生所遺孝慤不知也年二十六遭孝慤喪擗踊哀慕如孺子三日不食寢苦枕臼斂葬虞祭皆如禮服闋後以康熙三十九年庚午舉於鄉已至京師左都御史吳公涵聘主其家命其子弟從先生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其時名公卿如徐少宰秉義王相國掞許侍郎三禮皆過先生論學安谿李文貞公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之命其門人庶常徐元夢道意且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先生寧不往見先生堅辭曰部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集京師無不樂交先生者冉進士永光竇翰林克勤招集同人共爲講會先生與焉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晦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屯田水利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措置諸公悚聽久之相顧謂曰乾坤賴此不毀也而鄞萬處士斯同尤篤服先生

爲特序大學辨業以爲學之指歸在是。他日與先生攷論禮制。握先生手曰。天下學者唯君與下走耳。太原閣生未足多也。萬亦夙有講會。每會皆達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列坐而聽。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衆請問郊社。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今且後郊社。請先言。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諸君有志無自外矣。於是代州馮壅三原溫德裕大興劉有餘宛平郭金湯金城皆因先生以私淑習齋之學。金湯字子堅。金城字子固也。與先生交尤厚。子堅爲浙桐鄉令。聘先生往。一歲使者三至。既往舉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先生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置側室。每出游必遣役齋資斧以從。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後。其優禮如此。故人楊勤慎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慎修以師禮事先生。先生曰。富平亂國也。治之當以嚴。教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卹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慎修從先生言。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陳者。虧集居踰年。先生以省親欲行。慎修固留。先生不允。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慎修曰。上下皆知勤能屈先生。先生固忍行乎。歎欷泣下。旣自西歸。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始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游日衆。遠方郵書請正絡繹不絕。先生接引甚殷。未嘗稍有矜色。嘗曰。學者當肅其九容。使身心修整。祛妄戒昏。則天君湛然。而更習爲有用之學。聖道其不遠矣。安谿太倉兩相國。將以先生學行薦於朝。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先生皆力辭。後遂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年七十五卒於家。雍正十一年正月朔日也。門人馮辰劉調

贊等上私謚曰文子先生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始先生問樂蕭山毛氏毛嘗推許爲蓋世儒者意欲使先生盡從其學後以論格物不合而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并詆周禮爲非周公書不足信桐城方侍郎苞與先生交至厚嘗使子道章從學先生而方固信程朱以習齋復聖門舊章爲非每相見先生正論侃侃方無辭而退後先生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爲作墓志於先生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先生與崑繩及方論學同異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其師法又與人書稱浙學之壞始黃梨洲氏北學之壞則始於習齋故先生門人威縣劉用可深非之謂其純構虛辭誣及死友今觀先生遺書知用可之言爲然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躬行爲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衆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郊社考辯一卷擬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詩春秋孟子傳注學射御書數錄田賦考辯宗廟考辯福祿考辯瘳忘編閱史鄙視平書訂運心編覽天主書辨等書皆藏於家馮辰劉調贊共纂先生年譜四卷嘉慶中先生裔孫鍇爲重訂焉

習仁字長人恕谷先生長子也自幼孝友未成童卽有巨人之志嘗仿先生立日譜嚴立課程晝所習行夜必籍之方侍郎苞使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恕谷亦遣習仁以師禮之後侍郎爲作李伯子哀辭謂其承親事師交友跬步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子弟中未見如斯人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人士亦聞其風而慕之乃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

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老未能定遷。會侍郎以戴名世南山集案全家被逮。願以金陵田宅居恕谷。恕谷乃使習仁與妻附友人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暫反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反爲歸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吾不能成父志而死命也。遂於康熙六十年八月卒。年二十有四。恕谷哭之慟曰。天不使吾南也已矣。爲作行略見集中。

李氏遺書

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蓺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蓺焉。履大節焉。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蹤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蹤大節業大道之文。尙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貴賤異也。至學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蓺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由小入大從易入難耳。朱子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八字。槩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年幼。其能乎。且六蓺者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清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脩。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但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而已。誠正脩身說此事不入。然則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也。夫格物致

知以誠正脩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蓺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蓺其耒耜鋤也誠正脩齊治平其用耒耜鋤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耒耜鋤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以下大學辨業

魯論興於詩章朱子集注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

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蓺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蓺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大學一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正心脩身明明德也皆所以脩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後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

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慎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慎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脩密。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大雅。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卽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而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脩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脩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後。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不正。則身不可脩也。齊家在脩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具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則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脩齊條。但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致也。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於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孔叢子諫格虎。則顏先生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也。物物有本

未之物也。卽明德親民也。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脩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習其事。造其極也。致知在格物者。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故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在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學者浮游其物。而用之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謂學外復有物者。非纖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格物非學而何。或問朱元晦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革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

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會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旣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塚案人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洒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何閒於年少長邪。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脩齊治平內。聖經所謂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旣立。由是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與。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僧瑞巖者也。豈聖學與。曰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慎獨。曰心在。曰慎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曰小學未當得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

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洒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尙需大學之教邪毋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注曰本謂誠意正心也蓋小學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後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後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與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初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與曰非也好學

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會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閒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尙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亦逆乎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脩齊治平皆能矣而尙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邪朱子孟子注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脩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上達卽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卽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躡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僨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

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隨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偏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六蓀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不可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誠意正心者，皆何功與？況旣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

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彫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个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後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棄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易言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寢語乃言考究禮節烏用學問思辨是何言與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也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作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真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曰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致足矣。何必又言誠正脩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脩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并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後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并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蓺皆是天理之發現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蓺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以方之間甚有理足正陽明之說夫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蓺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冒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邪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乎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竝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爲贓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蕙韭薤

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邪不可通矣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卽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  
闢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王艮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

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格物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邪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脩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不可紊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邪物格知至豈尙不知脩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竝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王艮以格物爲卽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已不愜其說其徒王柏又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格致傳崔銑高攀龍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艮又以脩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脩恂慄威儀誠正脩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後意自在正脩齊治平矣然意欲正脩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脩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旣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尙意在爲惡亦鮮其人旣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

不必盡分善惡也。餘若意見則見解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此外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後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後可正脩齊治平也。故前以脩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與。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脩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脩也。反覆以明脩身在正心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觀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觀聞以至共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慎獨同此而意異此慎獨謂慎則不敢欺中庸慎獨謂慎則不乖於

節致和也。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慎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與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脩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慎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賢賢易色章。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程子弟子入則孝章解曰。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專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詠。書以考政事禮樂射御書數。皆脩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繙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一二耳。然則學者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子弟父兄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脩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各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後

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清定省之儀爲學。行溫清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邪。說命曰。知之匪難。行之惟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爲小行。爲大分輕重不可也。或曰。如子言。卽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與。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以下聖經學規纂○論語

吾十有五章。此夫子下學上達之實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踰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與。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博學於文章。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蓺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之以禮。則統六蓺。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蓺之文。而身世實用其功。故先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孺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六蓺兼習。固爲博學。卽

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強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邪。故其言不待辯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尙何佞之云。

樊遲請學稼章。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已也。乃今名道學者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與。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竝有歉於士矣。

衛靈公問陳章。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亂將作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邪。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頑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邪。

子曰賜也章。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一貫也。然敏如子貢。尙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習。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襄如充耳者。而夫子問之。尙爾疑信不決邪。

大哉聖人之道章。鄭康成注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顏先生謂禮卽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卻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賈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大司徒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禮記中庸篇

子曰。吾說夏禮。至從周。夏禮言說殷禮言學者。夏非時制。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與。

仁人心也。章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脩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孟子

舜典帝曰。夔節。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此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緩。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大全。元晦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

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周禮大司徒鄉三物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蓺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六蓺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注解論語游於蓺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蓺之籍教行道蓺之詞耳乃漢人亦以六蓺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注論語曰蓺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蓺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蓺與道德仁蓺又自不同論語冉求之蓺孔氏訓爲多才蓺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蓺之蓺亦有分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蓺也。

大司樂職 塗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蓺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脩內禮以脩外之言觀之益信。

王制司徒 案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蓺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帥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卽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乃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

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一節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之謂也注疏略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脩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內則子能食食至四十始仕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烏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惟試誦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大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亦主於誦讀而已至宋明

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學記大學之教也。至息焉游焉。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子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槩。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對。民談性測天乎。可向之詠詩作文。排比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今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性。今雖歧途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尚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蓺。猶古之六蓺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蓺。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昏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諳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卽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多其人矣。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竝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

盛與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尙能奔走天下況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尚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迫不及待有如此邪且六藝所取之人卽不盡善卽或有僞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邪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卽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豈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乎

宋豫闡瑾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闡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闡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氏之教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闡沈吟因閱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槩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予曰請問窮理是閑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閑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闡默然又閱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

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予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誠正何有於敬豫闡曰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乎恐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誤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闡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皆歸一禮乃我輩正務耳以下論學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聞之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卽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聰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錢塘王草堂復禮視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注補其首則論學卽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蓺之物人皆學習之如以衰衛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左氏春秋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蓺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蓺如孔門教仁孟子則竝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蓺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陳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寧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道以他途耳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據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而焉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邪漢蓺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况曰亡邪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行之既久不無差失孔子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非謂士喪禮之在國者盡失而此後始有也若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邪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冊始有散亡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槩指周禮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滕國之人安於其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尙何載焉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

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曰周公致太平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竝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興高堂生博士卽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邪況其弘綱細目亦非懸空所能撰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閒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氏與公穀卽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邪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杵琴之類蓋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錯簡脫落者亦或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高堂生五傳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脩己治人之事舍是

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廢。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且指爲僞。是必禮法蕩然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與。子云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脩明禮樂有功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尙祈一更正焉。河右卻寄曰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興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中焉是異端自以爲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邪。又曰游於藝今注謂博六蓺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閣六蓺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道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其遺誤後世不亦甚哉。

鄞縣萬季野斯同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蓺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蓺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畫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竝未而耕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與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爲實事

難備故治賦爲宰聖門各不相兼況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徐公果亭秉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予曰非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由讀書也卽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主而宮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塽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御也執鞭之士則出其伎以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予曰然不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瞽師日舉則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載紀篇曰恭恪廉讓載之情也中和平直載之實也齊敏不匱載之華也威儀孔時載之飾也通乎羣載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載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載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載載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經邦知予南歸來視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

曰周禮國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疏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縣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況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徧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夢徵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予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脩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與曰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卽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竝進且迭進焉非列其夤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平治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卽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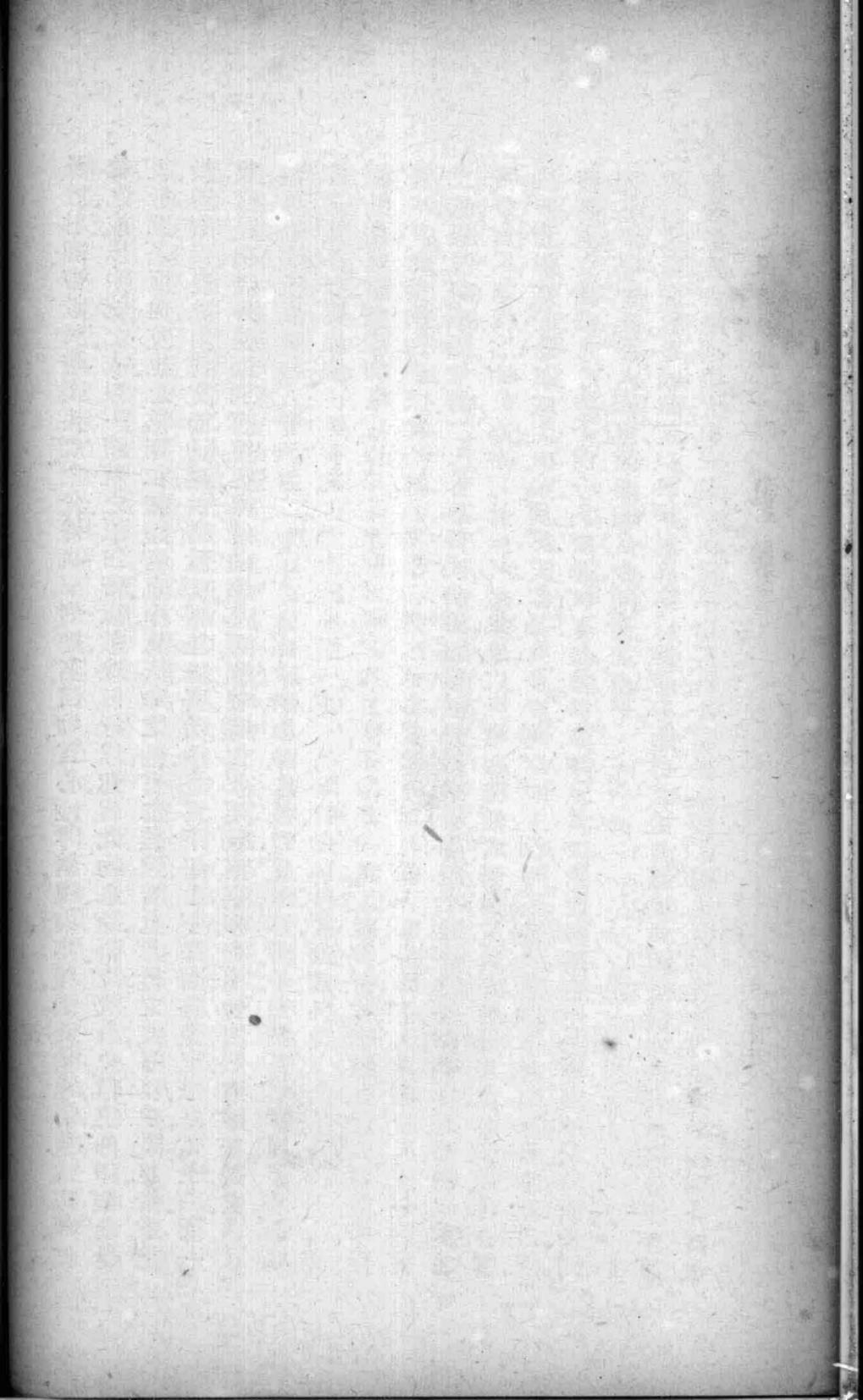
從孫曾達問格物予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切要者格之如親有疾則藥餌當格予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見有疾則格藥餌見遠行則格

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脩己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其時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躡及幽深高遠也乎。

竇靜庵克勤論及心性。予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慎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爲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智也。面壁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慎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遁天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虛而用虛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轍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歧路矣。

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

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脩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論語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脩道之一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爲下學。由下學而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敬南壅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 顏氏學記

## 卷五

### 恕谷二

卦爻之象與占不可分。繫辭傳曰：設卦觀象，六十四卦皆象也。繫辭焉而明吉凶，六十四卦之辭皆占也。平居所玩之辭，卽卜筮所玩之占，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易者象也。蓋文王周公所繫之辭皆象也，而遇其辭者，卽以爲占焉。本義分象占爲二，則聖人明曰：彖以言象，而首乾卦元亨利貞四字，祇論占不設象。謂之何邪？潛龍勿用，觀下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明作戰于野。明明皆象，不可言占。朱子亦以爲占，卽在內，然則他卦他爻又何必分象占乎？且占亦無定矣。如明夷初九，以于飛垂翼爲象，于行不食有言爲占，則占出行者可也。而占烏雀者，不又當以于飛垂翼爲占？而于行不食有言爲象乎？何以分焉？以下周易傳注。

占而于行不食有言爲象乎？何以分焉？以下周易傳注。  
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故蔡墨曰：乾之姤，潛龍勿用，游吉，曰復之頤，迷復凶。朱震易傳載陸續曰：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初三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彖，九六爲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故蘇軾亦言：卦主靜，爻主動。是爻論變古法也。然而玩索爻辭，論變者十二，不論變者十八，九何也？以卦有材，則爻亦有材，聖人辭象。

其材以待占者本爻之爻互舉對勘則變化無窮若必每爻先立變辭則一卦變六十四卦雜躋莫舉不可以爲六爻辭矣

顏習齋先生曰舊解乾乾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析也終日乾乾者晝則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之學也夕惕若者夜无事作則用操存省察之功也傳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曰行事則非後儒之講學徒口耳者可冒矣

理氣心性後儒之習談也易則不多言氣惟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論語以仁知孝弟禮樂爲道偶一及心一及性而无言理者惟曰敬事執事敬唐虞于正德利用厚生曰三事成周于六德六行六蓺曰三物與後儒虛實大有分矣

漢焦延壽有一陰一陽自姤復五陰五陽自夬剝之說宋人因之爲卦變仲氏易因之爲推易大約謂一陽五陰之卦皆自復剝而來一陰五陽之卦皆自姤夬而來二陽四陰之卦皆自臨觀而來二陰四陽之卦皆自大壯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而來朱子以爲非作易本旨乃卦成後有此象其言近是如兩人對閱高下互分二木相勘枝節參錯爲卜筮觀玩之一助亦可而以諸卦自復剝等來則斷不可乾坤生六子一因重之六十四卦皆具焉有師卦自復卦來訟卦自遯卦來之理邪且六子助天地以生萬物者也而震巽坎離艮兌反生自臨觀等卦則儻甚矣以至干寶謂乾之初九自復來九二自臨來諸卦反生乾坤更顛倒凌亂之極矣烏可訓邪至來知德又專歸反對名之曰綜夫反對見于雜卦本屬經義但專以此解往來諸辭則其說有難盡通者如賁與噬嗑反對賁彖曰柔來而文剛來注曰噬嗑上卦

之柔來文貢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分剛上而文柔來注曰分噬嗑下卦之剛上而爲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夫噬嗑上卦爲離下卦爲震是亦可曰柔文剛剛文柔矣且分字何解猶是一陽二陰之卦祇一倒觀竝無移動何以言分

一陽來復爲復三陽交陰爲泰臨二陽上進已過于復則陰退順可以相感未至于泰則陰尙盛未卽相交其于陰也有臨之象焉故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陽與陰也二陽漸浸而長以臨乎陰內說而外順二剛得中而五柔相應大亨以正非行健之天道乎雖然有長則必有消試取臨一反觀之則觀卦也就畫卦取象臨卦象夏正十二月爲二陽之月以至正月三陽二月四陽三月五陽四月六陽五月一陰六月二陰七月三陰八月四陰正合觀卦已陰長而陽消矣凶矣而爲時豈久也哉聖人于陽長而卽畏其消如此乾坤交而生六子六子合而生萬物自然之理明載聖經朱漢上易傳六十四卦相生圖謂乾坤一爻而爲姤復再爻而爲遯臨三爻而爲否泰以變諸卦是古聖之作六十四卦也先有乾坤二六畫卦乃以乾坤交而爲姤復六卦再以姤復六卦變而爲師比等五十六卦則是乾坤生姤復六卦非乾坤生震巽六子五十六卦爲姤復六卦所變非六十四卦爲乾坤六子所重也盡背聖言矣

復則亨矣以反易觀之乾陽窮剝于艮之上而反生于震之下下爲震行上爲坤順是反動而以順行也則陽自出而入復于无疾雖坤朋尙來而順以行之則无咎夫一陰一陽道也今陽反而復于道自剝盡爲坤剝上一爻歷坤六爻共得七爻一爻當一日七日而來復天行消息盈虛之自然也然則與剝反觀剝順而止此順而行矣剝小人長此剛長矣小人長故不利攸往剛長故利有攸往矣夫復者反動卽反

生也。生生之謂易。六十四卦皆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心祇一生也。而可見者莫過于一陽之初生。无往不復。有斷必續。爲物不二。乾知大始。復不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卦變圖。復。剝。臨。觀等互相往來。仲氏易。謂其雜亂也。宗朱升十辟卦變圖。以剝。復等十辟卦爲聚卦。祇可易爲他卦。不受他卦易。謂十卦象傳。內竝无剛柔往來諸辭可證。然復卦明曰。七日來復。剛反。何嘗无剛柔往來辭邪。則聚卦與易分卦受易之說不必泥矣。

一陰一陽分立兩道也。一陰一陽迭運一道也。其繼續不已。造化流轉者。乃陰陽本然之善也。韓康伯注曰。道者何无之稱也。在陰爲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爲無陽。陽以之成。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蘇氏易傳曰。聖人知道之難言。借陰陽以言之。陰陽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道之似也。又曰。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朱氏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又曰。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則道也。又宗程張論性曰。性有義理。有氣質。義理皆善。氣質有善有惡。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論性。不論氣質。其言未備。信如諸說。則改聖經曰。無之謂道。一陰一陽不謂之道。繼之者有善有惡。而性成焉。可乎。明與聖經反。則何不直攻之。闢之。而乃爲之注解乎。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明以陰陽仁義皆爲道矣。而曰。不是道。將仁義亦非道乎。陰陽剛柔仁義其實也。謂之道者名也。如甲有身實也。呼甲身曰長人。其名也。今謂甲身不是長人。長人在甲身。先所以爲甲身者也。其可通乎。在天道爲元亨利貞。在人性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非氣乎。仁義禮智不可見。而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非氣之用乎。性心生也。心非氣質而何。以陰陽之氣之流行也。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今乃分理道別爲一物。曰理道善而氣惡。不亦誕乎。夫以無爲宗。出於莊老。韓蘇明主之朱子。闡惑之而詆孟子反聖言異哉。

大衍之數。所以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者。以其原爲天地之數也。天數有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而一三五七九同爲奇。二四六八十同爲偶。是五位相得。乃由天數一三五七九合之爲二十有五。地數二四六八合之爲三十。則天地之數各有所合。共五十有五。夫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帝五方五常五品五行五音五色五味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則數終矣。如君子小人之澤以五世王者之興以五百年。言極數不過是也。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又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而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去有五。而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也。五數小衍也。五十之數大衍也。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故上言大衍五十。而下直接以天數五。地數五。五十有五。以釋之。將天一地二反置。後文復起詰端。宋人不知妄爲移易。且有謂大衍非文王事者。毋乃侮聖言與。

鄭康成注天一地二章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然其說不始康成。揚雄太玄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呂不韋月令曰。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蓋自戰國末。即有其說矣。而實與易道刺謬繫辭曰。乾大生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卽曰成物可見也。不

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或可曰天生而地成今乃天地各分生成各有生成是何說乎且天三生而二成地三成而二生何以言之水木土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金何以當生于地而成于天金木皆地生若曰木天生者得天氣也則何物不需天氣者取火于日空中有火火不實生于天乎土之生似當先于金木而反居五夫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何居或謂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因據之爲相生之數則洪範枚舉不容无序非爲生成也不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豈亦先生貌後生言以及視聽思乎夫土卽地也豈有地猶無土待生水火木金後而天乃生之乎地之成土卽以地成地乎況六七八九十之數復何自焉後人以此演河洛圖太極爲生人生物之原乃聖經祇有五十五數以爲大衍之本而竝不及五行生成一語豈經旨亦尙有闕漏邪其爲穿鑿附會灼无疑也故五德相禪之妄高拱本語明辨之五行生成之說非易道郭雍亦言之且五行配八卦加以生克更爲誣經聞之毛河右云以卦義言離爲火坎爲水巽爲木矣然震爲雷不爲木艮爲山不爲土兌爲澤不爲金卽乾之爲金不過與爲玉竝言非專屬金也以卦位言則震木兌金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而无四維卽曰坤艮屬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各一卦而金木與土則各有復卦且何以中央之土反無卦位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地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巽艮坤則又以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反爲卦數所不取夫參同契云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五今卦有合五而无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何以反不及也至宋人太極圖專論五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更無理矣王崑繩曰五行生克始于鄒衍而成于漢劉向班固然

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于金石獨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盲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恢爲大塊也克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克木也吾見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要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克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克謬矣哉蒙按金木水火土始見於大禹謨然與穀稱六府不稱五行甘誓始言五行而不詳其目至洪範乃有五行物數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是指流行人間最大而適用者有此五物猶夏書言財貨藏干是而謂之府也故左氏考工記竝名曰五材非謂握自帝天而能生萬物也宋人太極圖乃謂五氣順布化生人物則金木較之人微且頑矣乃能生人焉有是乎若謂四時配五行天有五緯星氣實生人則地有一物天有一星如少微四輔類非星氣能生人也王良傳說以人得名能生人邪四時配五行亦後儒約略象物之說月令春盛德在木乃言春之盛德種之于木非言木有盛德而生春之物也夏秋冬之于火金水亦然且此經所未有也至以天地生成配易卦謂天一生水爲坎一地二生火爲離二天三生木爲震三地四生金爲兌四因以地六成水并列西北爲乾六天七成火并列東南爲巽七地八成木并列東北爲艮八天九成金并列西南爲坤九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父坤地稱母以生萬物而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六子動之撓之燥之潤之說之終始之陰陽化育之道盡矣今術數家但知宗後人五行生物不知大易此其所以爲小道也五行之物散見于易或以五行生成講易難通遂謂易无五行又非也但五行者言已成之五材也五材不可言生克而有畏愛如

白朮防風爲使愛也。木香見火無功畏也。世誤以畏爲克。愛爲生耳。

易有太極云云。乃申明大衍之數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崔愬曰。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有太極之一。乃可用四十九策分而爲二。有奇有偶也。是有太極。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無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何以象兩。兩儀生。乃可挂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七爲少陽。象春。八爲少陰。象秋。九爲老陽。象夏。六爲老陰。象冬。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扱。以象閏。若不分兩儀。則合四十九策。揲之。祇餘一。而陰陽老少之四象。无由見矣。何以象四時。四象生。則九變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易圖明辨曰。此段兩言四象。朱子以此四象爲聖人畫卦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所得。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文。相連不遠。豈容有二解哉。前後皆言筮。占太極節爲覆。明大衍无疑也。朱子宗道士陳搏先天圖。以此節爲聖人作卦次第。其易學啓蒙圖。先一圈爲太極。而上加一奇。一偶兩畫。爲太極生兩儀。一奇一偶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曰太陽。少陰。少陽。太陰。爲兩儀生四象。四象各二畫。上又各加一奇。一偶。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出焉。爲四象生八卦。以上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四畫卦。十六。又各加一奇。一偶。爲五畫卦。三十二。又各加一奇。一偶。爲六畫卦。而自乾至復。三十二卦。姤至坤。三十二卦。共六十四卦出焉。邵子加一倍法。卽此。其上更有七畫八畫。无窮畫卦。有言无圖。本義載此圖。又不作畫。但以黑爲陰。白爲陽。累而上。黑白相間六層。乃以震四離三兌二乾一圓轉于左。爲數往者順。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圓轉于右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先天八卦圖又以六十四卦橫圖截爲兩節北起復由東離盡卯中而南至乾盡午中亦爲數往者順南接姤由西坎盡酉中而北至坤盡子中亦爲知來者逆爲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又以橫圖斷爲八節東自復而西至无妄八卦爲一層下東自明夷而西同人八卦爲一層又下東自臨而西履八卦爲一層又下東自泰而西乾八卦爲一層乃上西自姤而東至升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訟而東師八卦爲一層又上西自遯而東謙八卦爲一層乾始西北坤盡東南爲伏羲六十四卦方圖而圓圖又分卦氣自復一陽生冬至十一月半盡震離之十六卦然後得臨春分二月半又盡兌之八卦然後得泰立夏四月初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一卦至夬皆爲芒種五月初遂接乾姤爲夏至五月半自此又盡巽坎之十六卦然後得遯秋分八月半又盡艮之八卦然後得否立冬十月初又隔四卦得觀又隔一卦得剝皆爲大雪十一月初遂接坤復爲冬至以上皆先天圖本義載于經首曰此非某說乃康節說非康節說乃希夷說非希夷說乃孔子之說但儒者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始反于易而說始明烏呼朱子曾不思陳搏爲方偶畫也太極圓圖非畫矣非孔子之說一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崔愬以九六七八老陽老陰少陽少陰爲四象然卽揲四中蓍策之事在畫卦因卦後非未作八卦而先有四象也何者老變而少不變竝從已成之卦而推故仲氏易曰乾爲老陽非老陽而後乾也坤爲老陰非老陰而後坤也非孔子之說二孔子曰成象之謂乾則先畫乾效法之謂坤則次畫坤皆三畫卦以象三才未聞有一畫兩畫止而謂之陽儀陰

儀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者非孔子之說三孔子曰震一索而得男則又次畫震巽一索而得女又次畫巽坎再索而得男又次畫坎離再索而得女又次畫艮三索而得男又次畫艮兌三索而得女又次畫兌而八卦畢是爲作卦之序從未聞其序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仲氏易曰乾父坤母合生六子今何以父子母女竝生且六子俱先母生少女先中女中女先長女生世有此事乎于一索再索之義盡失矣非孔子之說四孔子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是畫八卦後不更作卦祇因一卦而重以八卦故但曰作八卦不言作六十四卦也如乾重乾爲乾乾重坤爲泰乾重震爲大壯乾重巽爲小畜乾重坎爲需乾重離爲大有乾重艮爲大畜乾重兌爲夬以下七卦皆然而六十四卦畢今連翻累畫豈因重哉非孔子之說五經但有八卦六十四卦今忽有四畫五畫卦何以聖人不爲之名也且于三才何取焉非孔子之說六爻辭以一畫爲初不稱一明无前于此者矣以六畫爲上不稱六明无後于此者矣故說卦曰兼三才而兩之易六畫而成卦今以爲六畫後尚有七畫八畫無窮畫卦明背聖言且果如此則六十四卦之理未盡也非孔子之說七孔子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致役乎坤說言乎兌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此八卦方位卽言伏羲之八卦也今強坐之曰此文王後天八卦而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爲伏羲先天八卦以經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附會之然此論八卦相錯之象竝无南北方隅一字而可強以己意誣經乎參同契云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朱子注云乾坤爲爐鼎位乎上下坎離升降于其間如車軸之轉轂以運輪一上而一下也牝牡謂配合之四卦震艮巽兌也橐鞴囊籥其管也熊與可曰先後

天圖參同契皆具後天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以坎中陽實離中陰虛則仍爲乾坤故丹家謂之還元是不惟先天方位爲異端之學卽後天圖依傍說卦方位而亦借爲修煉用與聖經若風馬牛朱子注參同契恐人譏議自詭其名曰空同道士鄒訢及箸啓蒙又署名曰雲臺真逸是朱子明知其爲道士之說明自附于道士而乃以亂聖經指爲孔子說邪其非八也說卦言萬物出震齊巽見離養坤說兌戰乾歸坎成終成始于艮雖祇有兌正秋一語而春夏冬俱見矣此聖言无可易者今先天卦氣何其舛也或問朱子卦氣陽生陰生始何疏而終何密臨二陽生爲冬十二月卦乃在春分二月半泰三陽正月卦乃在立夏四月初推之一槩乖反朱子亦不能答曰未得其說容更思之又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不可交互求合烏呼是何言也羲文有二易邪四時運行萬古不易焉有伏羲配以此卦而文王又配以彼卦者且十二月辟卦爲漢儒說尙非聖言若兌正秋諸語則孔子之言羲文易象者矣兌正秋也而今爲春辰月矣乾秋冬之間也而今爲夏午月矣艮終乎物而始乎物冬春之間也今爲秋戌月矣八卦皆顛四時皆亂乃誣曰此孔子之說其非九也胡朏明曰先天圖以自震至乾爲順數已生之卦自巽至坤爲逆推未生之卦然則經曰易逆數也豈專用巽坎艮坤而不用乾兌離震乎丹家講順逆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卽抽坎填離也與易何與而奉之汙穢聖言邪其非十也至本義圖但以黑白分陰陽更可怪異豈伏羲畫卦時左執黑筆右執粉筆邪抑六十四卦俱无畫黑白之中遂分初二三四五上邪且白畫之陽固奇而黑畫之陰亦奇邪何強作事至是

陳搏又有太極圖傳之周茂叔見於朱震進易說表然程子兄弟親學于周與邵堯夫爲友而不及太極

先天一言朱子乃又表章太極圖以爲學宗其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亦附會于太極生兩儀之文當時陸子靜張欽夫林黃中皆不以爲然毛河右箸太極圖說遺議以辯之略曰太極圖二氏學也其圖竊取魏伯陽參同契中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而合爲一圖水火匡廓者以參同契首有水火匡廓運轂正軸二語作坎離二卦而運爲一軸非兩儀也亦非陽動生陰陰靜生陽也左(離)爲白黑白卽三也右(坎)爲坎黑白黑卽二也其中一圈則坎離之胎也三五至精圖則取五行逆克章三五與一天地至精語分五行爲三五中央土一五也天五生土也左火與木共一五也地二生火天三生木也右水與金共一五也天生水地四生金也金盛爲水木盛爲火而土合之卽嬰兒婦女黃婆之說歸于一元則下一圈者三五之合非二五之合三五之精非二五之精丹家水火必還一元故其後復有含元播精三五歸一之語在隋唐間有道士作真元品已載之爲太極先天圖卽陳搏之所自始蓋參同本以乾坤水火爲抽填之祕而坎離橫陳乾坤直列搏之所謂以乾南坤北離左坎右爲先天者而匡廓運轂則以坎離爲車軸之貫輪轉上下乾之南者有時而北坤之北者有時而南六十四卦方圖乾北坤南卽此意而究其要訣則必如鼎器歌云陰在上陽在下奔者故其文有云上德玄爲不可察求言陰在上主靜也宋儒主靜之學本此下德爲之其用不休言陽在下主動也宋紹興間朱震進周子太極圖于高宗猶是上一圈爲陰靜三輪下一圈爲陽動見朱氏易卦圖上卷如真元品圖在朱子前而朱子爲注則更加修飾以爲可以掩人可以無弊而不知異端聖道非可飾合亦何爲哉又略曰易言動靜有常卽指陰陽也未聞未生陰陽而先

有動靜者也。乾靜專動直坤靜翕動闢則陰陽俱有動靜。陽不必專動陰不必專靜也。五行非四象也。且所謂生八卦者安在乎。胡朏明曰宋史周子傳本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力辨刪自爲二字元人修史如之不知自无極而爲太極老氏無生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則空卽是色爲沙門衣鉢矣庸以愈與望案先天太極河洛諸說原出道士妄造乃朱子生平爲學立教推本於此不顧汨亂聖經自明季以來諸公駁辯犧然使三聖人之易如日中天黠者雖巧爲遁辭卒難反其援據可謂功不在禹下矣而姚江黃先生晦木尤爲博深切明過於毛胡惜恕谷未之見也。今附載其太極圖說辯曰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爲太極圖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緩說于圖而又冒爲易之太極則不侔矣朱子得圖于葛長庚曰包犧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亦過于標榜矣考河上公本圖名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箸參同契鍾離權得之以授呂洞賓洞賓後與陳圖南同隱華山而以授陳陳刻之華山石壁陳又得先天圖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放以授穆修與僧壽涯修以先天圖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天叟天叟以授子堯夫修以無極圖授周子周子又得先天地之偈于壽涯其圖自下而上以明逆則成丹之法其重在水火火性炎上逆之使下則火不猛烈惟溫養而和燠水性潤下逆之使上則水不卑溼惟滋養而光澤滋養之至接續而不已溫養之至堅固而不敗其最下圈名爲玄牝之門玄牝卽谷神牝者竅也谷者虛也指人身命門兩腎空隙之處氣之所以生是爲祖氣凡人五官百骸之運用知覺皆根于此于是提其祖氣上升爲稍上一圈名爲鍊

精化氣鍊氣化神鍊有形之精化爲微芒之氣鍊依希呼吸之氣化爲出有入無之神使貫徹于五臟六腑而爲中層之左木火右金水土相聯絡之一圈名爲五氣朝元行之而得也則水火交媾而爲孕又其上之中分黑白兩相間雜之一圈名爲取坎填離乃成聖胎又使復還于無始而爲最上之一圈名爲鍊神還虛復歸無極而功用至矣蓋始于得竅次于鍊氣次于和合次于得藥終于脫胎求仙真長生之祕訣也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爲儒者之祕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太虛無有有必本無乃更最上圈鍊神還虛復歸無極之名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之中脈絡分辨指之爲理乃更其次圈取坎填離之名曰陰動陽靜氣生于理名爲氣質之性乃更第三圈五氣朝元之名曰五行各一性理氣既具而形質呈得其全靈者爲人人有男女乃更第四圈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名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得其偏者蠢者爲萬物乃更最下圈元牝之名曰萬物化生夫易有太極夫子贊易之言也不可云無極无方者神也无體者易也不可圖圓相有者无之无者有之非聖人本旨次圈判左右爲陰陽以陰陽推動靜就其貫穿不淆亂之處指之爲理此時氣尙未生安得有此錯綜之狀將附麗于何所觀其黑白之文實坎離兩卦成既濟之象中含聖胎謂之取坎填離則明顯而彰著謂之陽動而陰靜則陽專屬諸離離專主動陰專屬諸坎坎專主靜豈通論哉五行始于洪範言天地之氣化運行若有似乎木火土金水者然其實木火土金水萬物中之五物也非能生人者也此時人物未生此五者之性于何而辨易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亦謂乾之奇畫成男之象坤之偶畫成女之象非云生于天者爲男生于地者爲女也且天之生男女萬物在一氣中無分先後

其下二闕在方士爲玄牝鍊化。自屬兩層。乃男女萬物亦分二闕。恐屬重出矣。至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雖有動靜之分。然動靜非截然兩事。陰陽一氣也。一闕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而何有乎。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何有乎。生分陰分陽。與生生之謂易。自易之爲書而言。以明奇偶柔剛之疊用相生則可。自造化而言。以爲太極所生。陰陽所分。則不可。儀者象也。兩儀者。卦中所函奇偶之象也。今直以爲天地之名。則不可。天有陰陽。地有柔剛。非分陽而立天。分陰而立地也。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夫四時之序。陰陽之運耳。陰陽既合。萬物齊生。豈有先生水火木金土。待水火木金土之氣布。而後四時得行乎。若然。則是又以五行生陰陽。先生質而後生氣也。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行各性。性已紛雜。復參以陰陽而七。雜亂棼擾。如何謂之精。如何可以凝。大傳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三人損一。以致一三。且不能生。況于七乎。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乾男坤女。顯然形質。此時萬物無不備具。何故。又言二氣之交感。而化生萬物也。吾不知此。男女合物之雌雄牝牡俱在內。又不知專指人言。如合雌雄牝牡。則與圖之所分屬者不謀。如專指人。人無化生異類之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一也。分天命氣質爲二。已屬臆說。况又析而爲五。感動在事不在性。四端流露。觸物而成。卽以乍見孺子入井論之。發爲不忍。乃其仁。往救乃其義。救之而當。乃其禮。知其當救。乃其智。身心相應。乃其信。焉有先分五性。然後感動之理。五性之說。大異乎繼

善成性之旨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仁義者性之大端也循是而行謂之道然恐其行之也不免于過不及之差則聖人立教使協于中而歸于正今以中正仁義對言而中正且先乎仁義則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三言者何所施邪謂性有善惡而仁義待乎聖人之所定此告子杞柳枯棬之說也老氏之學致虛極守靜篤甘瞑于無何有之鄉內守而外不蕩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主靜立人極其亦本此與其後雜引文言說卦而以知生死爲易之至蓋自呈其所得之學立說之原爾

自漢迄唐或言羲出河圖禹出洛書或言圖書竝出羲時或言圖書爲篇冊或言圖卽八卦書卽九疇然竝无言親見河圖洛書者宋道士陳搏忽出河圖洛書劉牧傳之以四十五點爲河圖五十五點爲洛書阮逸又反之以五十五點爲圖四十五點爲書而朱子宗焉五十五點者一六複于北二七複于南三八複于東四九複于西五居中十複于上下按康成注天一地六并于北則一六當井列今複置亦誤也東西南皆如之四十五點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有五无十皆奇白偶黑毛河右著原舛編以辯之略曰宋人圖書之僞有確證焉宋濂王禕輩雖非之而未考也陳搏之河圖非卽鄭康成大衍注天一生水于北一段文乎然斷不得爲河圖也何者康成河出圖洛出書注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若河圖卽天地生成之數則康成自注何不直指曰河圖卽前生成一二之數是也乃毫不及而別指爲篇冊其無與也明矣洛書亦然乃易緯乾鑿度太乙下九宮法也乾鑿度下篇有以一陰一陽合爲十五之說六八爲陰七九爲陽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遂有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卽十五數以

行九宮八卦四正四維合中央爲九宮而數皆十五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此用論語知非古聖之書殆漢世道家所作嘗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每四乃還北南東西爲四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也以中无卦位故以此爲太乙寓居之所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之言无偏也坎北自此而從于坤宮坤南僞河圖以天地生成配易卦位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迄于正西九宮則以乾坎艮震四卦起于西北而迄于正東至巽離坤兌又另從正西起而迄于東南故正南非離而爲坤蔡沈作洪範皇極不知此妄以天地生成所配卦位強加之則東南仍巽七非兌何以四南仍離二非坤何以九西南仍坤九非離何以二西仍兌四非巽何以七卦數不合宮數一往貿貿而今術數家又貿因之也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西巽長女所行半矣所謂每四乃還者也遂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西北乾父也又自此而從兌宮兌東南兌少女也又自此而從艮宮艮東北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離宮離西南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乃上游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之中故五則暫息于中央至是則不息而上升矣行從坎始去從離終皆坎離水火之學道家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坎北數一爲履一坤南數九爲戴九震東數三爲左三巽西數七爲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則二爲右肩四爲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則六爲右足八爲左足中央數五爲太乙之數而太乙四周不復再息中央而上升則太乙之數遂止于五數而无十數焉從橫交互皆得十五其說如此而未嘗曰此洛書假曰洛書則緯書具在其于九宮篇後又曰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日以建紀辟者君主也謂

據主十二月之卦以立歲紀止言六者陽該陰也何也夫康成之注衍數而別釋河圖與易緯之言宮法而別引洛書二者正相符矣塙按朱子曰易本是象可爲特見但自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專言理朱子不甚滿之而象數无傳適當時儒宗周邵皆出于道士陳搏僧壽涯輩有此附易妄圖遂引置易首而不知陷于異端是朱子之不幸也後人无考見本義首載此反若羲文之易皆從此河洛先天諸圖而起者一誤盡誤禍斯烈矣觀大傳天生神物與仰則觀象于天二段則伏羲作易无物不察卽當日真河圖洛書亦僅與天生神物鳥獸之文同爲感觸之一端耳今不玩易而但觀蓍龜鳥獸卽盡易乎溺圖書者何以異是

天地固有否泰往來而尊卑之位一定艮山兌澤分據而通氣山伏氣于澤澤蒸氣于山爲雲爲嵐爲泉爲雨震雷巽風各體而相薄出于地行于天風叫號而迫雷雷箚劄而從風咸恆損益四卦可觀水火之性則不能對發而相射也火上水下炎上者上潤下者下曰未濟又火上澤下曰睽謂不相射而違去也水上火下炎上者上入于水潤下者下入于火曰旣濟水火有形無質相濟則水火爲一不相射也又火下澤上曰革彖曰水火相息非水下而息火卽火上而息水更革而不相射也非是相濟卽相革故又曰水火相逮以水火之卦雖可對列而水火之物无能對据也唐宋訓不相射爲不相入不相犯害明與經文相濟相息背矣是定位也乾坤相錯通氣也艮兌相錯相薄也震巽相錯不相射也坎離相錯重而六十四卦皆相錯也此節文義甚明宋人忽以道士陳搏先天之圖溷之謂之伏羲八卦方位夫經文但曰天地定位未嘗曰乾南坤北也但曰山澤通氣未嘗曰艮西北兌東南也但曰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未

嘗曰震東北巽西南離東坎西也而強誣聖言可乎且伏羲文王同此八卦而誣曰此伏羲八卦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八卦何所據乎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大人行乾之事也與道士修煉之術何與而竊取爲名乎王文中擬經亦屬擬議之事宋人遂比之操莽今強篡聖經以入異端較之擬經何如也

乾坤鑿度以乾坤巽艮四隅卦爲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爲四正有云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雖緯書不可信然亦見兩漢時皆以帝出乎震章所言時位爲義畫原義至文王繫辭坤之西南得朋言坤蹇之不利東北言艮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乃邵子爲陳搏所誤朱子又爲邵子所誤妄以乾南坤北爲義卦方位于此乃曰未詳烏呼認賊爲主遇主而反不識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以下論語傳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顏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自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克伐怨欲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卽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賓祭之功外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溷之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後儒於古人文以禮樂之學漫不考習而徒強探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僅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躡等而陷異端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  
子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卽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  
人先講心性誣人誣世甚矣

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卽下文日新又新學脩恂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教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也至善中也如佛老  
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雜霸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也以下大學傳注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卽下文忿寢恐懼好樂憂患之用  
視聽食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聲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  
容重皆脩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卽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敬以直內則有

以檢身而後身可脩也。意心之所之也。欲爲脩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脩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脩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而后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知脩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脩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脩身卽該正心也。明明德也。脩身爲齊治平之本。卽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卽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本末不可倒加。此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誤於雜霸。此謂知之至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禮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卽性之仁。敬長卽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脩道之教也。性卽後文三達德道。卽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然皆庸也。以下中庸傳注。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間寂然不發己心一無所覩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然此須臾之未發性本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昏忘則道離而本隕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公也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愷惻及物卽仁有節文卽禮有斷制卽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卽智凡願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願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以至於共覩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慎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孚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愛養政事之位育也脩道之極功也致中卽論語造次顚沛心不違仁也

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卽行也動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

脩身以道五達道也脩道以仁三達德也專言仁者知勇義禮皆統於仁也

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返身而萬物皆備于我也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本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盡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

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

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率性之謂道也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

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脩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小雅所言民之質矣偏爲爾德也是王道也大哉聖人之道上文言至誠之道已乃贊其大而歸之以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聖人卽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自率由謂之道自規物謂之禮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知崇效天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溫故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終以敦篤肫厚全其至誠而崇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注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睿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睿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異學心如止水寒潭幻照無實用與淵泉時出正相反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易上文睿以聖者思作睿睿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溫柔仁德發強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禮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卽此也馮樞天曰集注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必效先覺所爲乃可明善而復其初其言本之天命該以知行歸於盡性達天今不之用何也曰集注旁雜膚泛不明言學之正途乃聖學之所以歧也無論他經卽以論語言數章而後卽曰學文則文非正學之所在乎朱子訓文曰詩書六藝乃於此不之及何也興詩立禮成樂文以禮樂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聖門論學確有指實矣溯之天命歸於

盡性則上達之事非下學也。卽學兼知行亦未明晰。程子曰：學者將以行之也。其言尙是。蓋學有可卽見於行者。如日用動靜之禮是也。有不能卽見於行者。如兵農禮樂由求等經世之略是也。且卽日用之禮。如手恭足重正立執顔之類可卽學卽行。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但爲學必他日居喪如禮乃爲行不可卽以學爲行。故中庸好學力行分二事也。宋儒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輔以倫常。至於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者。獨置之若遺。以致處無學術出無政事。世道民命無所託賴。豈小失哉。以下傳注問。

李文長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亦不用何也。曰：據其語意。視人知甚輕矣。如此自不必慍。而非字轉文義也。聖學視人知甚重。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成己。卽以成物。非不欲應人知也。乃不知焉。宜乎慍矣。然廣土衆民之欲定四海。民之樂卽不得遂。而所性不移。一無慍怒。非德成何以幾此。

趙漸達問曰：本根本也。根立枝葉自生。乃程子又訓本爲始。以孝弟爲第一坎。仁民第二坎。愛物第三坎。世有一坎立而二坎三坎生者乎。曰：然。仁卽言仁民愛物也。不必牽及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言愛曰能。使枉者直。程子必訓仁爲性。則孝弟難言爲性之本。遂訓本爲始。且因而遁其詞。曰：性中祇有仁義禮知而已。何嘗有孝弟。惟與孟子愛親敬長不學而能相反。而率天下之人而禍孝弟者。恐自此言始矣。問朱注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其說如何。曰：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爲談柄。而究無了義。曰理氣不可分而爲二。又曰：先有是理。後有是氣。則又是二矣。其曰：太極是理。陰陽是氣。太極生兩儀。爲理生氣。則老氏道生天地之說矣。不知聖經言道無在陰陽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易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道者乃陰陽剛柔仁義之通名不在陰陽仁義前也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有分理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見於事性具於心命出於天亦條理之義也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卽如愛之理自幼觀之以爲愛之道理云爾虛字也及觀朱子自訓乃滋之惑曰理是根愛是苗猶糖之甜醋之酸夫糖甜醋酸卽其性卽此物非糖醋爲根酸甜爲苗也亦非酸甜爲根糖醋爲苗也仁性卽愛非別有一理爲根而愛爲苗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卽仁也卽愛也卽不忍也卽性卽情也必以愛爲專言情而曰有一理根在先亦異於易與孟子矣

馮樞天曰楊氏謂敬事章但論所存未及爲政請問事非政事乎曰非但此也卽朱注務本亦誤使民則修築細事亦具矣曰事則本末畢舉矣顏先生曰明示治國之政而曰未及爲政先儒斷不冬烘至此其源則以重惺覺卑事功不知不覺遂爲此語也

語宋涵可曰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也程子訓主一無適粗言之猶通謂爲此事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乃離事言敬矣且爲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竝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問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非無事而敬與曰君子無事之敬有二一其所不覩不聞乃前念已過後念

未來須臾之頃故曰不可須臾離也一向晦宴息夢寐持敬曰夕惕若然正敬事功純乃如此非卻事以爲敬也

問何以見離事言敬也曰朱子謂程子言主一無適謝氏言常惺惺法尹氏言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是敬先事後非離事言敬與且其持敬之功曰半日靜坐何嘗著事與四明潘用微曰必有事之謂敬非心無一事不過虛明湛然如佛氏所謂惺惺寂寂而已豈聖人之所謂敬乎

語輝敦夫曰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其後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卽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尺餘乃醒試思從古聖賢有此境邪

問集注以安處善樂循理解富而好禮不用何也曰好禮如衛武公內而威儀話言外而告命兵戎微而爾室屋漏顯而灑掃友朋行之有具動必以禮日求儆戒視但無驕者大進矣若安處善樂循理貧而樂者獨不然乎何以分焉

問溫故知新不從集注何也曰朱子曰溫故不知新只記硬本子聞見雖富記誦雖勤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義則其所謂溫故者祇在讀書而知新者卽其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非古人操縵雜服敬孫時敏之謂也況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日知其所亡知新也明分二事且中庸朱注故新亦分二事何必於此而合之

又曰近宗程朱者詆陸王頓悟爲禪不知古經無悟字悟卽禪宗不特在頓也程朱好誦讀重惺覺故悟欲漸陸王輕誦讀專惺覺故悟欲頓蓋視程朱又甚耳潘用微曰悟者從未有是境而忽及之禪家以此爲法門愚謂大學言知在於格物論語先覺就應事接物言與一旦豁然之旨天淵分矣

問張氏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以爲無計功謀利之心何如曰後學迂弱無能皆以此語誤之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繁露班書誤急爲計宋儒遂遵此爲學術以爲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然則用兵而不計兵之勝孔子好謀而成非矣耕田而不計田之收帝王春祈秋報皆爲冀利貪得者矣康子但無使民敬忠以勸之具耳非謂其使之之言非也敬忠且無論在上者不使民勸於爲善安用上爲

謂惲廉夫曰魯有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賜之伯禽受之皆非也其論似維持君臣之倫而實未盡人情天理之至也觀之書可見矣二帝於臣拜而不稽首周王於諸侯惟有天揖土揖時揖乃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獨拜手稽首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則稽首拜君之禮也是其敬之如君不敢以臣禮待之明矣孔子刪書存之固以爲當矣太甲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祀周公蓋以臣子自居者伊尹周公之道也不敢以臣子待者太甲成王之道也若謂天子之尊必不可施於臣則堯舜竟以天子與臣舜禹竟受天子之讓愈大非矣

程啓生問素絢章不用集注請詳示之曰以其誤引考工記也考工記後素功素采色也非素地也施

粉采在後也。非素在先而繪在後。素卽繪之一色也。況素地古所未聞。尙書考工皆指上衣山龍華蟲作繪爲言。孔疏云祭服玄纁爲之。故時稱玄袞。未聞白素作朝祭服也。一以非經文也。後素素在後也。今云素地在先。須改云後於素矣。一以禮後於忠信。非教也。聖人教人以禮爲要。曰克己復禮。約之以禮。今乃曰禮後於忠信。不幾如莊老言禮義忠信之薄乎。蓋詩言素以爲絢。謂國色素豔。拭之瑩然。濯之皎然。是爲絢飾。子夏之疑。則謂素乃天成。非絢飾也。子證以繪事。言繪事後加素采。則素卽名爲絢飾。亦何不可。夫解素之可爲絢。而曰後。則天生之素。見於後之拭濯。不可以蒙不絜。猶性出之禮。而周公制之孔門。學之皆有後起之功。釋回增美。不可已也。夫子言後素。未嘗思及此。故贊以起予馮樞天問曰集注引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白非指素地歟。曰注疏有明訓矣。謂甘亦一味。而能受他味之和白亦一色。而能受他色之采。忠信乃禮之實具。非與禮爲二物。而忠信在先。禮在後也。

問關雎朱注以爲宮人思樂后妃得其性情之正。不從之何也。曰朱子每以理論詩。則此注於理有歉矣。宮人誰之宮人邪。文王文定時方十四五歲。未得先有宮人以思后妃。若曰王季宮人。則國君之子。年方幼少。何至爲之思擇配。至於寤寐反側。且宮人者。非宦寺。則宮女也。琴瑟鐘鼓。豈其分所可爲者。乃謂得性情之正。則性情之正在宦寺宮女矣。王業基之宦寺宮女矣。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其以宦寺宮女爲法矣。序謂后妃思進窈窕之衆賢。未得而憂。旣得共事宗廟。樂行而樂。何其風雅可感可歌。似不必爲新說也。

問吳氏論子產是否。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盡人臣之事矣。子產皆合君子之道。春秋時孔子而下。第一

人也。乃吳棫刻責之曰。但言有君子之道四。則其餘未至矣。請問四者之外。是何事。而子產未合君子之道乎。朱注如樊遲粗鄙近利。子貢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等語。皆無據而詆先賢。又朱子謂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陸子謂有若爲人孝弟數章。自幼覺其支離。則視聖賢無一可尊信矣。豈誠分道揚鑣者邪。國公玉問宋儒尋樂。樂果何在。曰。孔顏之樂。聖經有明訓矣。論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之字皆指道言。則樂道也。孔子自居好學。曰。樂以忘憂。則樂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則樂道之得行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入孝出弟之樂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守先王道之樂也。教育天下英才。待後學之樂也。皆樂道也。周茂叔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說。若說樂道。便粗加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以至陸子靜曰。未知博學個甚麼。審問個甚麼。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見得那物事。方能時習。又曰。孟子道性善。須看因何理會。一個性善作甚麼。一派禪悅藏鉤設謎。乃附孔顏之樂學者。不可不辨也。

問。集注游蓀爲小物。爲末爲輕。何如。曰。庚子冬如江南。適鄭魚門江寧校士訖。有一士曰李正芳。陳請鄭公。以顏習齋之學訓士。鄭公批云。習齋學重六蓀。但道爲本。蓀爲末。恐人舍本而趨末也。李生來質余曰。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孔子擇居射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之武城。聞弦歌。而子游以爲學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蓀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者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蓀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德。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其實事則曰蓀。集注道蓀分本末誤也。自古有以禮樂爲末者乎。記曰。禮樂不斯須去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孔子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

人也乎。然鄭公未可尤也。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漢唐重師承卽然矣。何尤。

問用行舍藏。注何如。曰則行則藏。有求志達道之具也。集注如尹氏謝氏專以行藏無意必言。宋人不重經綸之具可見矣。事懼謀成。正告子路以行軍之道。非不重其行軍也。若不與其行軍曷爲曰可使治其賦乎。謝氏乃曰其問卑宋人之輕去武備又可見矣。此其所以屈膝於金源也。

問子言民不可使知。程子改爲不能使知。而曰若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矣。何如。曰使民愚者霸主之心也。使民智者迂儒之見也。考三代教民之法。惟有正月朔日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士民觀十日而斂之。且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此外則教士而使民觀感。卽以教民。故大司徒曰。以鄉三物教萬民。孟子論教民祇在庠序學校。王制簡民之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使其觀焉。是也。無專聚農工商而教之者。教之則諭以事。如月令戒其容止。婦女無觀以勸蠶事之類。無專聚民而與之空講道理者。故驅而之善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從欲以治也。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自明有講聖諭一事。聚衆講說忠孝之所以然。乃道學講學之習所連而及也。究之愚者莫能領解。智者啓其穿鑿。而民俗日遠於古。朝聚夕散。擾民廢事。乃知不可使知之訓不可改也。

問子絕四注何如。曰聖人大而化之心體直同天地。乃以物欲牽引循環無窮八字考其有無。恐以常人之量窺聖人矣。

問集注以私欲訓已。不用之何也。曰已訓私欲從無此解。且下文卽曰爲仁由己。一訓私欲。一訓我身。頃刻異訓可乎。聖門專重學禮。宋儒專言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

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翦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雜始以私欲爲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爲賊而攻伐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顏先生曰今人非禮一讀勿視一讀言不視非禮也經文則非禮勿視作一讀言視必以禮也虛實之判若天淵矣故集注不言天下歸仁而解曰天下稱仁亦虛亦小矣

問心常存故事不苟不用之何也曰爲之難之字指仁字難卽仁者先難之難言爲仁難言自訶何其明切加一存心於爲事先豈聖言尙待沾補邪

吾上帶存曰集注以禰祖爲名不正誤也輒名不正在於拒父若禰祖則從古有之商太甲以孫繼湯周桓王以孫繼平王祖必入禰廟未聞新祔之君有空禰廟而升祖廟者魯僖公以兄繼閔公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閔公懿王亦必入禰廟以不入禰廟則廟中并無一弟廟姪廟可入也魯文公時當遷閔祖廟而祔僖公於禰而文公欲尊其父竟遷閔廟主躋禰於祖謂之逆祀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謂閔居禰廟久僖卽其子也公羊傳曰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謂僖宜禰者而先之閔爲祖者而後之也穀梁傳曰是無昭穆也是無祖也謂閔宜遷昭而仍禰廟在穆僖當祔穆而躋祖廟在昭不尊閔無祖也是則高曾祖禰四廟以次遞遷祔必在昭祔必在穆新祔者不論其世次爲父爲祖爲兄弟爲姪爲孫而皆祔之禰廟乃廟次一定之禮且去者舊爲君而新君曾爲臣雖兄弟與叔父皆臣也以臣繼君則猶子之繼父矣亦傳位一定之情出公不祔祖於禰而何祔矣

問三友三樂集注言相反不用何也曰此作時文伎倆也聖人立言豈爲瑣瑣比偶哉況以注文觀之飾

威儀似不諒何以反直工媚說似不直何以反諒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宴樂尚知節乎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驕樂者尚欲聞善乎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驕樂佚遊者不狎小人乎謂三弟曰朱子云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卽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爲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爲理乎且聖道祇在其然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道學專重所以然故曰不見那物事不能時習與異端竊竊冥冥其中有物等語不同一旨乎

問朱注明德何如曰虛靈不昧具衆理應萬事此心之訓也非指性之德也則所謂明者佛氏之明心耳豈吾儒盡性之學哉又問孟子言仁人心也仁性也卽心也今何分心性爲二也曰善哉問也經有分言者存其心養其性則心以氣質言也性以義理言也有合言者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曰理義是義理卽在氣質無二物也異端滅去義理而專以靈明知覺爲心已心非其心矣又何與於性

謂方鐵壺曰主敬存誠誠意正心入道之門戶然向解皆誤主一無適乃主靜之功非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之敬也真實無妄乃質民之誠非返身而萬物皆備之誠也誠意統明親意者知正修齊治平之善而欲爲之也誠者實其意而定於必爲也意定然後可正脩以明德齊治平以親民焉正心兼動靜有念有事無念無事時時敬慎使天君肅然中處也若朱注以意爲心之發則心統動靜誠意卽屬正心功矣經何以分爲二事也况人心發念時多未發時少發念屬誠意則正心之功僅幾希矣若終日寂然惺然以爲正心則異端之玄牝白業又非聖學矣鐵壺曰論道須以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此其是矣

語三弟曰誠意歸之慎獨者言獨中既以此爲道之意則當兢兢然如對天地而泣鬼神不可以不誠也。朱注以審易慎以幾易獨非經文也。且審幾者何也以爲善惡之幾則率性而發祇有善而無惡格物致知後之意亦何至期於爲惡若如時解爲欺慊之幾則意在爲善去惡而卽誠於爲善去惡如好色惡臭或不誠而曰姑勿爲姑勿去皆轉念非幾矣周子通書曰誠無爲幾善惡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正本周子乃世專誕陽明何也。

陳睿安問性道朱注皆統人物言傳注專言人何也曰性通人物言是孟子所斥告子以犬牛之性猶人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謂服牛乘馬隨山刊木萬物裁成之道皆在吾性中非謂萬物與人同此性也。

語劉其德曰中庸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學者每分靜存動察非也謂不覩不聞之須臾亦不可離道則觀聞之不離道可知矣人以爲隱微而恕者君子必不恕而慎之則見顯之慎可知矣故曰致中言自其所不覩不聞推至共覩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也致和言自隱微推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蓋已不覩聞之時人所易忘火息修容固爲誠篤而見顯之處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何可能者致之則三達德五達道三重九經皆全而無憾矣天地萬物有不位育者乎其德曰向讀朱注致中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疑其所不覩不聞已屬至靜此外又有一至靜之中是何境界聞此豁然矣謂馮樞天曰宋儒分存養省察爲二事不知存養省察皆正心之功非二事也君子九思省察也而思則得之先立其大卽存養矣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統省察存養言也孟子操則存操必須省察而卽存

養矣。蓋省察則心自存。存養則心能覺似有分功而實一事也。宋儒皆爲周子所誤。周子爲壽涯陳搏所誤。以主靜爲存養。遂分之爲靜存動察矣。

張灝門問。朱注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何以不用曰。道不行由不明。必如舜智而道行。道不明由不行。必如回守而道明。則回之爲人節。自重行。何以又重知。且能擇知也。又有一真知在其前。是何物乎。非異端圓覺之說乎。子曰學而知之。禮曰人不學不知道。程子乃反之曰。進學在致知。則其所謂學者爲虛字。而其所在之致知爲講誦爲惺覺。非聖學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朱子曰真知自然行。不能行。祇是不能知。又反書言陽明致良知正同此誤。

謂吳穎長曰。朱注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眞字出二氏。無妄無虛僞也。不足以盡誠也。孟子曰。反身而誠。乃至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四德充萬善集。故曰善信充實而有光輝。故易亦曰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中庸申至誠曰敦厚崇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豈僅民之爲質。勝於私詐小人而已哉。且不讀易乎。無妄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又曰無妄災也。如王介甫司馬君實。一造新法。一變新法。過激而致敗。朱元晦門人。至欲殺陳同甫。明東林激憲遺禍士類。凶於家國。是災也。而豈至誠之謂哉。

劉士宜問。自誠明節。不用朱注何也。曰。謂性謂教。與前天命脩道。一名兩解。殊爲不合。且經曰。謂之教。乃注曰。由教而入。是當謂之學矣。何以謂之教。

閻季白問。朱注天道人道分章。不從之何也。曰。天道言天與人之道也。人道言人自盡之道也。今乃獨以自然之聖人爲天道。豈勉然者非天道乎。以勉然之人爲人道。豈聖人非盡人道乎。且故至誠無息。卽承

上文成己成物而上文曰人道此分之曰天道王天下有三重卽帝王不過如此而單歸勉然之人文義皆不合也又曰大學一章中庸一章朱子強分多章誤矣

江陰徐翁世沐閱中庸傳注評曰大旨不差第開捷徑朱子曰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掃記誦訓詁詞章村學究之窠臼快則快矣如捷徑何

曰承教甚喜然捷徑不敢不辨愚之所傳者顏習齋先生之學也自聖道晦而朱陸兩分朱重誦讀箸述陸譏之曰支離陸重心地澄澈朱譏之曰捷徑以其斥去聞見直指性天爲頓悟爲捷徑也今顏先生之學重詩書習禮樂博依雜服以孫以摩操心省身遷善改過日慎月厲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內是此學者漸多然以實力於學實見於行或畏其難翁乃以爲捷非信口之言乎

傳注云子思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如談天臧三耳是也評曰中庸隱怪是賢知之過曰翁亦知論性測天者之爲隱怪乎程子教人靜坐探會性天又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張橫渠曰思天地之理有所得卽夜必起書非正戰國之談天乎道有當然有所以然子孝臣忠當然也必有所以然耳聰目明當然也必有所以然非正兩耳爲耳有所以耳者爲三耳之說乎而乃主之而不以爲過乎

評鮮能知味節曰陸稼書云老大始知氣質駁思量祇是讀書粗賢知之過駁也鮮能知味粗也曰翁前評曰掃記誦村學究之窠臼雖屬不平語然未嘗不以爲記誦如此其卑也乃此又專歸之讀書何也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氣質可謂純矣而化之惟以禮樂孔子言知廉勇蘗文以禮樂未嘗

言如何伊吾繙閱也宋明以來儒者各立門戶一聞異己之言輒盛氣相加以致結黨修怨害於家凶於國其氣質之駁爲何如者豈專讀書不細之過邪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箸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喀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于昆子昆答書云些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然質疑一書多可採觀其闢陸王躡等性天之弊甚切但其駁陸王者卽駁程朱者也乃一主一奴此尙歸之讀書不細邪抑有所蔽遂不自知邪

評曰素必當作索索隱知者行怪賢者分兩項

曰素隱本可解必以漢書引之作索隱遂謂素是訛字則漢書曰好問近乎知豈好學又訛乎至以素隱爲知行怪爲賢亦自可通然朱注分配有不妥者四書贅言曰幼時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又三近爲勇之次未能釋然先兄無以應顏先生曰朱注天地位承致中萬物育承致和而又曰未有致中而不和致和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則何爲分配矣不見而章三句統言至誠功用出於自然朱注乃謂不見配地不動配天則地日見天日動難以解矣傳注云體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軫恤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肸蠁之至如體之評曰不如訓幹事爲妥

曰如朱注說是非體物而不可遺乃鬼神爲物體而不可遺也其見要以物伸爲神物屈爲鬼故其言曰如風雲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天爲神地爲鬼

春夏爲神，秋冬爲鬼。晝神夜鬼。日神月鬼。潮來爲神。潮去爲鬼。人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耳目口鼻爲魄。魄卽鬼。上體爲神。下體爲鬼。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烏呼。從古有稱地爲鬼。月爲鬼者乎。人上體爲神。下體爲鬼。則人人而兼神鬼矣。人靜而嘿。卽指之曰鬼。則教人半日靜坐。乃使之學爲鬼也。且若是則觸目入耳。當前皆鬼神矣。何以曰視而弗見。聽而弗聞。況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卽鬼神。使天下之鬼神矣。物體卽鬼神。則鬼神可度。不須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鬼神。上下兩間。易曰精氣爲物。言氣之精靈聚而爲物。其精氣主宰。卽神也。又曰游魂爲變。言人死則浮魂游蕩散而爲變。其變之千態萬狀。皆鬼也。故曰知鬼神之情狀。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上其氣發陽於上。爲昭明。爲蒿蕎。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箸也。則專指祖考之鬼神。卽游魂爲變也。故下文接言宮室宗祧報氣報魄之禮。此經言鬼神之明據也。其爲制也。則先王制圓丘方澤。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祭祀之外。無鬼神矣。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卽經文自訓。體物也。後儒不遵孔門下學上達之教。躐等而求性天。而又失其義。言性。則曰性有惡。是不知性矣。言天。則不知郊祀天明堂祀上帝爲何道。而但混曰天者理而已。今言鬼神。又恍忽如此。乃知知性知天不可以強探力索得。亦不可以從容玩味得也。必宜先正其下學之功矣。

傳注云。祭法有虞氏祖顓頊以下。窮蟬敬康句芒。蹻牛瞽瞍共六世。舜受命爲帝時。瞽瞍尚在。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評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

曰曾見翁評禮記宗石梁王氏等說刪抹甚多此似毀經蔑古之習今復曰祭法不是舜無四親廟則木本水源卽在監門傭卒無不感夫春露秋霜者曾舜而監門傭卒之不如乎孟子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乃以天下養不以天下祭乎且此宗廟饗之將作何解若曰堯廟而舜饗之則與瞽瞍何與而入於大孝之內也毛河右有言曰蔡氏注書據蘇軾之說謂神宗堯廟其意謂舜受堯禪則舜一代不當立廟此皆小人之腹妄測大典遂紊倫常天下豈有身爲天子而不爲祖宗立廟者若然則孔子所謂宗廟饗之者安在若謂宗廟饗子孫保皆指商均以後言則當身不事祖考而欲使子孫事祖考乎且此何所見也況蔡注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嚮祖顓頊而宗堯證堯廟正惟此時舜自立有虞氏之廟故得禘黃帝祖顓頊禘與祖皆廟中之祭黃帝與顓頊皆舜之親堯未嘗與顓頊有統系也此舜立廟也其郊嚮而宗堯者以舜不宗舜論功德所授當以郊祀配天屬之嚮宗祀明堂屬之堯耳至於宗禹宗湯宗武王皆繼世之主所宗舜無繼世也然且所郊所宗皆係特設與廟主無與而蔡氏以宗堯證帝堯之廟是誤以宗祀爲宗廟矣且益稷篇曰祖考來格馬融謂此乃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雖不知在何時然以簫招九成觀之則禹爲舜興九招樂在禹攝政後必瞽瞍爾時始死觀舜踐帝位後常載天子旌旗朝瞽瞍可驗也其曰虞賓者堯子丹朱助祭稱賓則舜立宗廟明矣而蔡注於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知爲誰祖誰黃帝則堯祖廟爲黃帝明矣神宗孔疏曰舜始祖之廟祭法則明曰祖顓頊矣向來闕義可以豁然傳注云至誠虛靈前知則如神矣評曰無發明

曰愚注虛靈前知四字謬用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今教曰無發明蓋以爲必如朱注誠之至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乃能有以察其機爲有發明也愚謂宋儒之學以無私爲極故訓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訓誠曰無私僞論學問曰去私存理論治道曰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然細研聖賢之學去私其始事也而非其至也卽以顏淵仲弓問仁二章論之克己復禮乃約我以禮也不專去私也出門使民如承賓祭修己以敬也非去私也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爲公以勝私耳故以學問言禮陶樂淑存心養氣不專在制欲也以功業言致治戡亂允文允武不專在防淫也至於不顯惟德至誠無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豈僅無私之云況異端亦曰無私墨子兼愛尙何私心而罪至無父佛氏去聲色屏六賊專重制私而爲無父無君之教豈聖學而無私盡之乎

評崇禮爲亟曰不然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約之卽約所博之文也則聖學惟一禮矣內外合知行盡矣乃曰不然何也禮者孟子所謂節文也恭敬辭讓也宗程朱者以天理二字混之宗陸王者又直指良知曰禮者吾心之大規矩也而禮入空虛矣晉人之於禮也明廢之宋明之於禮也陰棄之此世道人心之憂也豈解經之失而已哉

傳注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語出於莊列屈原言仙道亦同非聖道也評曰用古不拘曰孟子云誦堯之言堯也誦桀之言桀也乃用異端之言以亂道皆不拘乎

卷六

惇谷三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轍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鱣罔象之譏也。一靜坐聖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釋氏趺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蓀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蓀。大學學大蓀。蓋禮樂六蓀。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徧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真知爲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

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議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爲道學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爲學矣上顏先生書以下文集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明之矣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臯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焉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辯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蓺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蓺故內則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佔畢爲專業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

驚於誦讀箸述何爲哉。孔子刪定乃末年不見用。恐先王旣遠。大道就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乎。則後儒之間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上許西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塨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塨以爲千聖百王之學。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與竇靜菴書。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真與不真。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人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福祿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日學習。

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無變易者然殷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儻蹟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子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鷺外徇名則天性之誠必漓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内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慍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答三弟益溪書

堪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尙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卽無康成注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卽如言禮以圓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以爲是乎烏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遽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博綜六蓺時之俊傑百家竝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

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識緯閒有之然不可言全據緯術也稱三福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詬其生平也堪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卽如我輩不爲宋儒所錮矣而尙有迂闊尙淪懦弱尙染浮文尙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行謂得失皆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復惲臯聞書

格物之物卽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但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試問天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者外乎道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習六藝之事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名異而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是誰生厲階哉與方靈臯書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僨躡一誦讀箸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難而失聖門戒慎存養之旨也不大僨躡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箸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箸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興張韓諸君書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人漆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於是陳搏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竝起探無極推先天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青成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脈脈如線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卽屬人事文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遘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卽天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溫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

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如何有身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且以妄駭目之矣而謂之孝乎況天與人亦各有其事天之事在化育人之事在經綸天而不爲天之事而欲代人經綸則天工廢人而不爲人之事而專測天化育則人績荒天工廢則乾坤毀人績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爲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爲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予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爲予言及易辯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彖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注一卦驕然若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公之斯世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周易傳注序

塨幼讀詩書三禮雜儒解錯互而徐而求之尚可得其本旨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說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褒貶自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覲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

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箸明者此也。因僭爲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春秋傳注序

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爲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竝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卽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立本而末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驚高遠，不徒佔畢，禮樂何由亡，躬行何由衰，異端

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沈淪而學術道傳何由日歧而日墮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疏義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畫然羅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穢語蹊他途故聖人慎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說棼起不實指之橫議惑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則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加矣出此卽異端矣塨承先孝慤命游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論語傳注序塨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六蓺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塨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塨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寧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塨識淺材弱雖少承庭

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証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顧彼蹠明儒繼之又分歧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偏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揚榷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具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閥戶誦矣五尺學僮皆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蕪帖括盛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間以禮樂亦多茫然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邪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邪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邪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邪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予以子姪及齡將入小學而古傳旣湮謀授朱氏所編小學書閱之殊寥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強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僅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憇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

學小蓀履小節未嘗言蘆明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窮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舞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考內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曾采入小學固可信者乃徧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僮誦之卽學習之行之知行竝進庶蒙養而已端乎小學稽業序。

中庸論爲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夏時殷輅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制考文行其事也孔顏則辯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策事之類昔年讀中說見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慕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之張子亦云儒者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因準周官爲太平策七篇以俟君子擬太平策序。

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塲阤陽寓里指所箸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爲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棼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蓀爲學之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蓀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蓀履大節爲學之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學之之時治己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尙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清從而爲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

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嘗謂孔子刪定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昏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執得以自勉。失則誠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犧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邪。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亡失。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騖於旁。途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焉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箸。非徒然也。

顏先生存學編序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疇則知其然。與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子時。言者棼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始息。苟楊韓李而下。言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三代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誘。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與。今

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與塨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塨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爲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已是將以天道性命爲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存性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盜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一旦強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黃巢也官軍西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爲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摩上者塵事詞章或箸語錄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先生之俯仰而三歎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塨語及天下

事敗壞至此。塨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勤有啓示。塨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

存治編序

先生三存編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箸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塨從游後。聞而說之。箸瘳忘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箸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塨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所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邪。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始又倍蓰。幸而其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在今日。殺人以逞。盈野盈城。豈遜流寇

乎然流寇亡蹙而封建亡遲則其兵爭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折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邪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沒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存治編書後

顏先生述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慊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鰲翁畫幹垣削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圍兩寇肩逐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歐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爲諭俗文號曰喚迷塗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爲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存人編序

堦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寔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於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授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

論樂者惟籌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轂轤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瘡痏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描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療也豈不異哉塨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渢渢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塨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毛氏樂錄跋

梁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戶部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順直逼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犒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飯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彊彊若若索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唯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卽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搘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豪之一日卽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爲之慚且慟也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垂室寢苦枕函務入規矩卽側坐專坐諸細節皆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慇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尊造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他人皆不能也

憚臯聞士喪禮就直序

吾儒正途有二。一曰儲學。一曰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何謂練才？運此禮樂兵農者是也。送張少文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視內。疑於縕流。而但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贗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聽。以爲撰箸。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昔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鑄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搨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虜死。名士之禍。至此極矣。孫氏詩鉢序。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誠。何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爲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僞書僞說。如敗衣行荆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間有特出之士。又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惲氏族譜序。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質之經言不如是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盡孝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涖。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曰：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體物體羣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

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冉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卽功用也。用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廢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考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發也。朱子注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邪。此兩顧依違之說也。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下莊子之勇。臧武仲之知。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至今。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臯陶明刑。三代畫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答黎長舉問。

## 卷七

### 恕谷四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詰。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辰劉調贊所撰年譜。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可及邪。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卻八比專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卽不顧言。言有纖悉迴護。卽不顧行。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驚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彼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者。況後學有志邪。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邪。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求孝道。往往悖妄。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得失者必書。孝慤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卽子有不孝。自天曰：辱冒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

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竝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蓺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意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閔朱氏解通書。剛柔。

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沾一中卽是五行真亂道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姍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恍慨悲歌上者爲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法况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令也攜知勇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櫞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餧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餧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伍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枉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恩而委曲

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治平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救弊偏任則弊隨之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卽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裁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耳豈爲棗棗也乎

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卽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卽同歸無取也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鎮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王草堂來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濶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矯誤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或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乃展樂錄河右言九聲加

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物二不解也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堪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

仍闡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卽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卽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蓺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

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凌替大道胥淪亡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顧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於世箸書垂典型豈徒在佔畢遂以稱儒風我本鴛下資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績嘗嗤朱陸証魚遊或在淵九臯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绠無羸瓶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蠹吾懿訓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修齊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月森精鎔俯仰千古間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往路宿霧披荒壘滑滑隴頭泥唼唼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溢形容爲我傾梳酒爲我調醯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牀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兢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頽牆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龐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惄惄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願得扶持力矯矯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惕悚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憮然於心旣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凌躡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卽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内外者有六德六行以

立其體六蓺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剏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箸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疴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卽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蓺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而知矣是尙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旣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渝色事親之容也

垂佩而立，頰躬而坐，窮徇拘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益迫矣。尚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卽對易倒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背也。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家爲保，十家爲鄉，鄉之長有正，有畯，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土，量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藩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辯先儒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箸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嘆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

空言乎且僕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邪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啓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闡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惜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箸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共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修業則六藝旣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旣成而門戶旣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功乎。

慎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阜不到乃差拘枷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

舊。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箸熊襄愍傳言殺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病盡不能入道也

溫益修寓蠡城同惲臯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箸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昌熾愈無所止矣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臯聞曰然

語古葵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貌爲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臯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也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朱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箸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越分途不可混也。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然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卽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僞說一以雜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以身分卑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卽孟子之

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謂靈臯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真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

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調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卽喉。腭。舌。齒。脣。貞婦莊語。倡女淫聲。而同此喉。腭。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卽懸殊。而同此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曰。留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羣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

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爲主。以辨學術爲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細微。習勤儉。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臯。靈臯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

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臯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臯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塤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卽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竊觀靈臯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學先生侃侃正論靈臯無能置詞則託遁詞論謫謫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臯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尹元孚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迂也經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陳子翹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閱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語長舉以顧諤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諤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諤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爲顧諤則誤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鈔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或庵

舉人王先生源

王先生源字崑繩別字或庵順天府大興人其先世籍江南無錫有王玉者在明初以軍功起家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衛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變後避地高郵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箸崇禎遺錄一卷子二長潔字曰汲公先生其次也兄弟皆少從清苑梁君以樟游梁君與汲公談宋儒學先生方髫齡聞之不首肯唯喜習知前代典要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又從寧都魏禧爲古文著兵論三十二篇以示禧禧大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年四十餘以貧困始游京師貴人子弟或病其不爲時文先生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遂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詬厲已耳時三藩平後競尚文學崑山徐尙書乾學開書局於吳之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先生與焉於儕輩中獨與劉處士獻廷善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皆相同云處士字君賢又字繼莊亦大興人負奇才年未五十死先生爲作墓表言之輒流涕未幾遇李先生恕谷於京師大悅之曰自繼莊沒豈意復見君乎恕谷微言聖學先生聞之沛然因持大學辨業去是之恕谷乃爲極言顏先生明親之道先生曰吾知所歸矣遂介恕谷往博野執贊顏先生門時先生年五十有六矣初先生自命豪傑每夜必置酒痛飲論議今古旁若無人醉則歷罵貴顯時流雜以諧謔恕谷徐規之曰君誤矣吾人當與古賢聖仁人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邪先生大悔效習齋日記立省身錄以糾心得失習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

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當吳三桂畔天下騷動先生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上策也順流而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中策也徘徊荆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駕馬戀棧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箸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畯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使郡縣久任而重其權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定其幅員不使相懸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卿冢宰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歷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曹六曹也有司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升降不難以他途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成而其官止縣曹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別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史劾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劾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劾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陳策二十後教成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遣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歷法曰兵政曰農政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四者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職曰下士予之祿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淮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別以罪盜復宮以罪淫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書成復使恕谷商訂之然未行世始先生

慨不任意五十後葬其親於京師西山遂棄妻子爲汗漫之游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見人不自道姓名晚歲復轉客江淮間淮安守姚君聘之往乃於淮署箸讀易通言五卷明先後天河洛之出道家與胡處士渭之言若合符節至康熙四十九年遂卒於淮上年六十三子兆符字隆川康熙辛丑進士先生又有文集二十卷詩十卷其文多記明末死事諸公與正史相表裏道光中武進管氏爲刊行之

### 王崑繩文集

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根不在是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顏習齋先生傳後語

秦游得與吾子友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真肝腸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惡無善之非此從來闢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眞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眞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間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焉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修身而明聖人之道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烏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其間若水火之不可

以竝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卽程朱之賊。尊陸王。卽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爲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爲聖人。假令盜跖附伯夷以爲名。尊伯夷以爲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爲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事物而未見其確。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爲然也。况下焉者乎。苟安矣。確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無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予以爲無善無惡虛邪。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襁褓邪。孰爲愛。孰爲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爲陽。無惡何名爲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爲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爲東。有夜而後別之爲晝。故一有善之名。卽不能無惡。如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爭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或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卽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

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噓吸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濡濡者，且上烝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何下之有？卽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真，是真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宜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錮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蓋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概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卽門弟子亦不能深服而不疑，使孔子出而譬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爲然。嗚呼！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其命於天？爲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雜焉，雖多寡不齊，而道心自然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

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卽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卽物窮理遂可目爲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爲文乎物非事也卽以爲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爲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爲文嘻亦勞矣殷盤周誥未若是也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要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爲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蔽學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夫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移是何不可以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歿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天下大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暴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其誰歸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勛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歎歎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橫置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

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卽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與朱字綠書。望案此。與下寄李中孚書。皆先生未見顏先生時。持論如此。然其中所言。大足盡當世僞託程朱者之情狀。魑魅罔兩無遁形矣。故存此以質世之君子。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變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規。至於晉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遭宸濠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濠以梟雄之姿。挾藩王之重。負異志既久。擁衆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掩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闇。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汲公同受業梁鷗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苦拘束。爲兄所責。源曰。爲豪傑不亦可乎。何必道學。源第矢三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厲名節。兄瞿然白之。師笑而置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平議論間。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偉人奇士。而交之。乃

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焉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寘之法。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擊慤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求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惡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

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焉否也。與李中孚先生書。

接壻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脩。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輩爭雄長哉。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駕蛟鼉百怪。浩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幹。有支平天下在絜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無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願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道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操脩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於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確解。而後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

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脩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故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尙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盡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筆僕因恕谷執摯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驕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就較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與增梁仙來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依依然風塵衰邁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春官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以當已之事值可已之時而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感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失不必言矣如果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膝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

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卽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傳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輩奚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高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冥坐以柔其氣而弱其習必不足以有爲唯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而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惡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旣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壞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訾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

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竝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熟讀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汙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皆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要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事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唯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矢之先聖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置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厲務抵於成一息尚存

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耳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

夙日同肝膽共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

與方靈臯書

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卽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最下從事於詞章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所云耳乃近僅有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真儒趨勢附和者偏天下又何足與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勦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寧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

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鑑，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徒作語言文字觀也。復姚梅友書。

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尙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謂陵唐軼漢，不知陰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曩讀先生太極河洛圖書之辯，固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竊恨聖人之道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置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絕意進取，窮經考古，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旁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蠹吾李剛主，自言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先生者也。顏先生乃盡洗宋儒之見，以六蓺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實。剛主所以聞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儻得一棹錢塘，獨拜牀下，而聆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應亦高明所不欲揮之門外者乎？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難爲紛紛俗子道也。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注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邵陽志，邵陽卽治陽也。朱氏爲後世治水絕因，去水加邑爲邵。按治水至今未嘗絕，而邵陽之名，自秦至今未有改。水經并無治水之名，治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假借以邵爲治，故朱氏誤謂至今去水加邑耳。及讀正事括

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某近著有讀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敍并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真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蓺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蓺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童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蓺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蓺。恐不若周禮爲確。請更質之。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爲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觀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之言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之言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爲易。有不爲陰陽。苟爲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爲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旣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爲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爲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爲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爲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爲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卽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卽四象乎。曰。有說焉。

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爲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卽陰之消陽之消卽陰之長迭爲消長卽各爲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卽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卽不可分爲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爲兩卽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爲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爲二非兩奇卽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雜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雜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爲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爲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爲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爲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旣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邪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蚩蚩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太極說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贊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旣反剛主示以所輯先生年譜源爲稍

易體例間有所附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臯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箸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竝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顏先生年譜序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間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而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

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於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考互證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卽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竝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每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間余終懼其不可恃也輿圖指掌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明允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

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刀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陳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竟無從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實紀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卽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東伍營陳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刀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竝所以炮燔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戰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旣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兵法要略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治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橈焉弗墜桷摧焉弗覆堵焉柱焉篋垣圯壘焉易其瓴甓戶牖之闕塗丹牋焉衍衍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

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立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尚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江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息卽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逮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平書序

陳搏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搏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僞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胡爲來哉搏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搏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搏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爲王莽况僞造圖書竊易爲已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真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穠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

所爲不得已於作也。讀易通言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蹤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信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弘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以理爲教而諱言兵尚虛文去實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冥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寧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與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卽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大學辨業序

立國之道五曰德曰法曰武曰教曰文義得之仁守之曰德立紀綱明政刑使奸宄不作賢才舉而民生遂曰法武者戡亂克敵威立而民服也天下雖安不忘戰也教者人倫禮樂文者華飾詞章也五者備則

德足以懷天下法足以守天下武足以威天下教足以化天下文足以柔天下三代是也故其享國各六七百年而周以文勝故其後寢弱儒者之論曰聖王之治天下不任法而任德左武而右文嗚呼秦隋滅德作威固所以速取滅亡若宋蘄祖削平僭亂使海內得離戰爭之苦真仁相繼數十年深仁厚澤德可謂隆矣徵道德之士用詞臣教至而文盛矣乃當其盛屈首遼夏含恥忍辱暨青城之役舉族北轍豈文以易揖讓聖人所以治三代之世者已不同於唐虞而或者乃於千餘年之後鰥鶩然據遺文以爲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舞干羽可以克敵於是講法令則以爲申韓論設險則曰在德不在險談兵法則深疾痛惡而以爲民之賊而其所恃以治天下之具則訓故詩書談性命委悉周詳於繁文曲貌嗚呼世風日下亂臣賊子愈出而愈險國家之患愈出而愈烈唯法以制之威以讐之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爲亂各安其所而不必爲亂震懾畏伏而不敢爲亂如此而已若徒恃區區儒者之論以治天下必四海之內荒服之外盡爲善良而後可否則揖讓而治豺虎推赤心以化蛇豕其不害於家國者幾何哉吾謂三代而下立國最善者莫如漢高光救民水火文景明章休息愛養其德也刈羣雄誅暴亂其武也尊儒術崇孝弟搜遺經其教也文也至於揜才不分文武任賢不拘資格蕩軼簡易使人人得以盡其才其立法之尤善者夫豈唐宋所得及與然唐之德固無愧於漢文武分而武臣未嘗不重後代綱紀雖弛而人才未嘗不得盡其用又豈可與宋之孤立微弱文法密而武備弛者同日論哉要之德不足以懷天下國雖強民必叛法不足以守天下武不足以威天下德雖厚國必削三者備矣而教不足以化天下勢雖固而倫

紀不修人或近於禽獸四者備則治國之道全矣文者其餘耳至於魏晉南北朝五代之君四者俱失而僅存其文或獨用其武或五者俱失故其亡也或數十年或數年而北魏立國最強雖無大功德於民而君臣代有賢人故享國獨久及至孝文修明禮樂粲然稱極盛而魏氏之衰卽基於此嗟乎後之君臣徒欲以文治天下亦安見賦詩可以退敵而大學章句足解厓山之禍也乎吾故爲之說曰爲天下者德以爲本而法與武教與文輔之五者之中不急者唯文也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國矣不急者唯文也立國論

卷九

縣莊

徵君程先生廷祚

程先生廷祚字啓生別字縣莊初名默後更今名其先爲新安望族遠祖元鳳相宋度宗朝傳十五世爲先生祖某始遷江寧寄籍上元遂爲上元縣人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遞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取妻生二子先生其長也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髫齡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子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羣經諸子史漢騷選之書無不讀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由是知名先生弟嗣章長史學而先生游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出應試補諸生旋識武進惲處士鶴生始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先生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歲恕谷南游金陵先生屢過問學讀顏氏存學編題其

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故嘗謂爲先生者其勢難於孟子而其功倍於孟子。讀其書則其語言行事之實可得而知也於是確守其學力屏異說以博文約禮爲進德居業之功以修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禮樂兵農天文輿地食貨河渠之事莫不窮委探原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辯之蓋先生之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其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鉉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遂以此報罷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掃以書史自娛而尤注力於易不善漢儒互卦卦變卦氣及宋元河雒圖書太極諸說唯取王輔嗣程正叔項安世及近時李文貞公觀象數書箸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求是說六卷同時惠徵君棟昌明荀虞氏易頗不然之謂恕谷注周易專由象數以推人事尙宗漢儒古法而先生幾欲廢象未免爲王程二家所鋼背其師說先生聞之亦無以難也少歲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書冤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尙書冤詞以攻之旣刪定其藁爲晚書訂疑又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徵士彤鍾員外晚皆推重先生經學有疑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七無子弟嗣章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云先生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厓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

青溪生平出處與劉瓧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所著自羣經而外又有文二十卷詩二十卷先生沒後其易學及春秋識小錄采進四庫書登諸箸錄而詩書皆未板行今則兵燹以後恐歸亡佚并其易通等書亦未見唯論語說及文集猶有傳者而予求其集不可得僅見其論語說及晚書訂疑寫本而已竊嘗論自嘉道以來師資道喪而皖北鉅公始以文人末流妄附講學斷斷於程朱及非程朱之辯實則於程朱遺書亦從未研究不過鼓時文餘習侈張俗說附其餘光以邀衆好已耳不學之徒喜其說爲捷徑從者如歸市於是毒燄所煽幾滿天下至今未已當時先生羣從不能審決白黑至屬鉅公爲序其文集純以虛謬之談思駕乎自得之學之上可爲憤疾者也先生嘗謂墨守宋學者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繩以信古傳述之義其言固不能無失而其說經則亦多自是之弊較之二莊惠戴諸家相去甚遠然終非空疏淺薄不求實事者比況其德望行業又卓卓爲鄉人師表彼鉅公之非之固無傷於先生適足以形其醜陋耳夫以布衣無名位之人歷年既久而至今其鄉人士猶尸祝稱道弗衰亦可見先生之流澤長矣彼文人附俗之流何足與於斯哉因次先生傳而縱論之如此冀以語世之特立君子焉

論語說

古者學必有業邢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亦具有意理王肅注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以可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說所學之爲我有而庶幾道之可得而入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卽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

則真僞錯出。詩則訓詁日淆。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僂僂焉莫知所之久矣。宋儒雖嘗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集注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卽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夫。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有子非獨爲士庶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春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鬪之心。而國家長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士庶敦行孝弟。則事有精密廣大於此者。雖云通于神明。放乎四海可也。而遽言犯上作亂。何爲哉。

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入孝出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常。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於詩書六蓺。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淪亡。漢後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注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蓺。又誤之甚者也。恕谷先生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於文。以及虞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置之若遺。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注所載諸說。大概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注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於襄昭之世所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至孔子始闡明之其載於論語者七章言詩之用莫詳於小子章而無邪一言則所以定大義者也六經之旨孰非欲天下之有正而無邪而夫子獨以此言蔽三百者何也夫易言吉凶悔吝禮著恭敬辭讓書紀帝王之發政施仁春秋書時君之僭竊爭奪諸經體固不同而其垂教之意則昭然易見不待各揭一言而後可明也詩則不然有易知有難知易知者二南與二雅之正者是也難知者國風二雅之變者是也所謂正者皆入樂之詩出於君明臣良之時者也所謂變者皆不入樂之詩興於國亂政衰之日而各言其情以爲風諭者也夫子知樂之將廢而專欲以詩爲教故不論其入樂與否而槩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其意無他欲明爲正爲變之有同歸而已詩之有不正者以鄭衛乎曰非也然則何說曰詩本性情情之所感不一而風雅旣變時之所值又殊喜怒哀樂多不得其平寄懷託諷或暗藏其指詩序有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發乎情者其辭止乎禮義者其意辭有類於不正而意則無不正也孟子曰不以辭害意故讀詩而不得其作之意則辭難知矣彼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鄭衛爲淫者之詩皆不知作詩之意者也且此章之說學者亦嘗求其故乎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也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謔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閎時憂俗作爲詩歌冀君上之一悟所謂止乎禮義者在是所謂可以興可以

觀者亦在是故夫子謂之無邪者非爲二南與正雅言之也盍取漢代深於詩者之論而反覆之乎然則此章引駢詩之成語而所重不在於思借令重思亦不過曰昔之詩人所遇有常變盛衰而皆思同出於正也云爾此立教之大義也若惟欲學者求性情之正則夫子曰誦詩可矣

志學章最爲難解蓋以夫子自述進德之序而其語又爲弟子所共聞非揆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之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注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朱注以天命爲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不勉而中此其爲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所以自居者則大有徑庭矣然則何說曰聖人之去學者固不可以倍蓰論然其所爲之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爲君子命謂窮達之分見孔注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正解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熟乎仁之謂也此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強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竝爲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於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法是聖人已自處於聖之極至矣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於六十朱注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於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於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禮安知懿子不求諸溫清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於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於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注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實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觀人之法須合始終久暫而後備以者偶然之所爲也其人有所爲而偶出於善則常時所行必違而去之由者所常行也其或外有邀慕而勉於爲善非出於本心之誠則久而必衰安心之誠然者也合此三者則其人之善惡誠僞不可得而掩矣由卽莫由斯道與民可使由之由朱注謂意所從來按往古經書由字訓行者多而訓從來者少且聖人見人爲善方欲勉之以至於安若事必問其所從來之意是阻天下以向善之端非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也故解春秋者謂有誅意之法皆大謬不然春秋所誅乃亂賊所爲之事耳宋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以其先殺孔父而奪其妻也朱子之論太苛不能無疑然則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於爲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於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鄒衍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竝興於戰國皆非論語之所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

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許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亦未當且攻之爲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於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注未能明箸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卽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日不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卽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以世人致力於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於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塗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烏呼聖人所以一儒之統者嚴矣

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美質而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而華飾在後觀於繪事則天

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子夏聞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繪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白采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

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深淺之殊。然盡倫盡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藐視忠恕。而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盡無餘之詞哉。邢疏雖亦有一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於朱子遠矣。

孔注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於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於博約之道。未能如顏子之旣竭吾才。而此道尙未實爲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者虛渺而無所憑。亦獨何與。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設教之日。則有所不言者。以性與天道。卽事物以爲體。驟而語之。必有遺其當務者矣。今夫人日飲江河之水。則不必問其源。而源在是也。若舍江河之水。而浮慕昆侖山於萬里之外。則雖欲瘳其飢。而可得乎。大易言乾坤易簡。而必及易知易從。有親有功。中庸言未發之中。而必及庸言。庸行三重九經。聖人之不置事物。以言性道。有如是者。漢晉而下。若

王何之清談世皆斥其祖述莊老爲天下患乃周邵諸公出以太極先天唱高言於卦爻彖象之上學者雲集響應圖象之說日紛語錄之書日富由是人人而皆妄測性與天道矣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哉朱子於此章以教不踰等爲訓非也夫所謂不踰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教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教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既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教亦明甚矣而何不踰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勉同門以當從事於夫子博約之教所雅言者而不可心馳於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集注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志者心在於是而一時未滿其欲之謂不獨二子爲然子路一問而夫子以是三者爲言此亦聖人之自視欲然者也觀中庸君子之道四而夫子自云未能謂導引學者欲卑之無甚高論固矣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雖乾二之龍德蓋莫不兢兢焉則此三語謂非夫子旣病其難而兼欲勉人之意乎宋人徒論氣象恐失聖人言志之本指矣讀者審之

老者安之如君安驪姬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養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幼少相爭讓是欲安老者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懷放此然則集注所謂又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不遷怒二語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注謂因以諷諫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於可使南面之後

則以此爲人君之至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則聖人之道。唯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明矣。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由是中人以上亦由是也。若克己復禮之告。顏子敬恕之告。仲弓曾子之直與言一貫。若斯之類。則語上也。若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其言也訥。是皆不爲語上。而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無害乎其可行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至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於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乎。

志於道。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於道。則當以德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輔之者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仁。卽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蓀。則學文是也。

朱注頗爲可疑。按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爲人之所得於天。而異乎羣生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舉衆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尊。而德之所領者廣。雖微有此分。然德卽仁。仁卽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竝舉者。今朱注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豈德之與

仁果有異也。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已有。是由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通乎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槩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已至此。則前何待言。據德而後又何必言游蓆邪。其說近於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按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於蓆。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卽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竝舉者。

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蓆又爲據德之用。蓋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夾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於六蓆。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於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蓆爲小物。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贊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來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采藥荆蠻之事。若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古之聖賢。豈肯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人君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難焉者。安得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訓者不明。竊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考亭注此章。最爲舛誤。善乎先君子之辨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寢衰。而太王迫於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强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

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從父命大槩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卽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家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懃其親也。又云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是真有見於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商讓周之說然在朱注則讓商爲多居然以操懿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興於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盡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邪有正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於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己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卽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於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盡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於竹帛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夫子曰興於詩卽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於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竝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集注旣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於正難感於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嘻危矣。

按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旣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與樂固相爲用若虞書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是也然詩書禮樂竝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歌聲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之萬世以下遵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

直於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屑與之論哉。

篤信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學道也守死善道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於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兼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蓋本於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思置頓之合其宜藏寧之得其所否則失其所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既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去就出處爲言其於經旨竝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等語更爲近於支離。

亂古注謂理其亂非是集注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韋昭注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於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按虞書簫韶九成鄭氏注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間各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卽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而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舉關雎以該葛覃卷耳舉周南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竝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之簫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間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

鄉射禮之惟用合樂者義亦同此亦歌笙並作後之訓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尚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一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洫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云所以通利田間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瀦防爲蓄水之法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去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於不救胡朏明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井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逶迤相扶各匯於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於此者委其事於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毋我佛氏之學亦能絕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絕之之實故既絕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像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竝世而語哉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於彼矣其柰之何

宋人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間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示大道之要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

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川流之喻自當以取其有本爲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人之於學非積厚於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飾己說。若此章旣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於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於虛渺之歸也。

恕谷先生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蓋其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此卽孔注急賦稅之意。按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於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倣也。

包注訓聞斯行諸爲賑窮救乏之事。與孔注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傳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蓋謂出納之吝。猶孫子之言費留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於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侍坐章本以應知爲問。曾皙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窮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竝行而不悖。若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惄爾於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皙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間。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皙。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間胡爲哉。不

曰藏器以待時乎。至於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注曰。善其知時。盡之矣。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於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矣。夫古之聖賢。可以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以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己從人。又曰規規於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鳶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己。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教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於其氣象矣。且夫子之答曾晳。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即此類也。夫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於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恆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於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於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於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於禮矣。所謂仁者。豈猶外於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卽己也。非禮者。勿之。卽克己也。非禮者。去。卽復禮也。克己之已。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己爲約身。頗近於理。而節外生枝。則始於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尙未爲誤。至解己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頓有異同。無怪恕谷先生之議之也。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去私

私卽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夫子旣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卽莫不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攜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以並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造戶口凋殘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違農時苟日事於修爾戈矛詰爾兵戎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驅菜色之民以供賦斂而實倉廩則拊循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拳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昭烈去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於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

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於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於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啓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去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於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兵與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務定於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於顏子。問政始於子貢。記者於此。皆有深意。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答問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不足以當之。古注以爲不可失言。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四暮三之術愚其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於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論。

朱注成人章。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蘡乃所賦於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於蹠齧鶩鳥之惟長於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偏者可正。駁者可純。夫是以爲成人也。是故武仲而文以禮樂。則必無以防要君之事。公綽而文以禮樂。則必無短於膝薛之失。他皆類此。而成人豈在於兼四子之長乎。蒙謹按。虞書教胄子以詩樂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是化其偏駁之意。非直者欲兼有寬。而直與寬者。又欲其兼有剛簡也。先君子誠朱子之諍友矣。

賜也章古注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異而其從事於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卽曾子所謂忠恕亦無疑矣愚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注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象況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惟止於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衛君而舉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於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己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朱注知及章與古注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蔽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按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

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於鐘鼓管弦。溺於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盡哉。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並耕。不可以參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聖賢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漑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凌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在以希夷謀其始。而非盡象山陽明之過也。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卽言語也。辭命。則施於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言。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於此矣。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揩柱其間。抑子然攻冉。有昌言陳恆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按自章首至是誰之過。與其責冉有至矣。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而夫子於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富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諸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

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氏之間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概此皆封建之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羈旅遊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廷抗禮而奴隸視王驩等非其弊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冉有之遁辭敢以蒙其師夫子不能罪其忠於季孫而但非其盡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尙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恭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於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古注以大人爲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人在上小人焉得而狎之哉

性無所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不世出而孟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卽性善之說也若謂孟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爲陷溺卽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爲後起之習而又以爲非氣質則不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智可移於愚。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爲聖人之言邪？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則可。由上智下愚之說而推之上智不世出，下愚亦不世出，而充塞天地之間，皆智愚之可移者。是故聖人惟欲天下之人慎其所習，以無汨其性之同然，而教學之大用興焉矣。

在天有陰陽舒移之異，在地有剛柔燥溼之別。此天地之氣質也。人資血氣以成形，謂之氣質。氣有美惡，而皆不能無偏。因偏以流於習而去性始遠矣。古聖賢設教，惟於人之氣質，加以矯偏救弊之功，不言復性而性已復。蓋性者，天地之中也。偏去而中見矣。堯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直寬剛簡，皆氣質之美者也。溫栗與無虐無傲，皆教之去其偏也。聖人所以成天下之材德者，其道惟在於所習加之意焉。自唐虞以至孔孟一也。

洒掃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子游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與觀羣怨安上治民之有禮，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凌節而施，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洒掃應對進退而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未嘗傳於先而倦於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強而齊之，是誣之也。庸有濟乎？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而升躋，不貫通者，惟材智什百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責於予之門人小子邪？二子之論，雖出於互相譏貶，然聖人教法自有真傳，於斯可見。至宋人謂

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又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洒掃應對爲無足輕重矣。

包注四海困窮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按永終二字，在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後，始改爲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此困窮爲窮極，古注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矣。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按荀子稱古天子卽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尚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窮之說。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於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況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於聖人之域，而衆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疊於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於禮樂求仁有方，不離衆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衆善失其統緒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

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未盡善邪且天以聖人爲心以衆賢衆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弘聖道之統也後之儒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延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論語說序

卷十

顏李弟子錄

王之佐 蠡人顏先生始教而受學焉

彭好古字敏求蠡人父通與顏先生友善

朱體三蠡人

王堂字思古蠡人

石鶯博野人

石鸞字子雲

李仁美

王恭己

李全美

孫秉彝

齊觀光

賀碩德

張澍字霖生蠡人

宋希濂字方舟蠡人

石繼搏博野人

馬遇樂博野人從顏先生游能規過先生稱之

顏亨顏先生從弟也父曰愉如亨與弟利皆學士相見禮於先生

顏士倧字宗人顏先生族子也與弟士俊士佶士鈞士侯士鎮士銳俱從學

顏爾儀先生同高祖族子也先生喪子養以爲嗣爾儀孝友善習禮得先生歡心焉

顏修己字敬甫爾儀字畏甫希濂字廉甫皆顏先生族子敬甫學數廉甫學書皆自先生發之

顏保邦顏先生族孫也有勇力先生教之騎射技擊諸藝

賈士珩漢軍人

宋瑜東平人

朱肖文蠡人

李培字益溪蠡人孝慤先生次子恕谷之弟也幼從恕谷學稍長與弟塏壘並從學顏先生

邊之藩字海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先生稱其有孝卹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鍾鋟字金若博野人從學顏先生嚴毅清苦自治甚力先生沒後金若追記所聞爲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

齊治平字泰階荊州人官直隸都司性通豪從顏先生問禮

陳天錫安州人

夏希舜博野人

賈易字子一又字生生蠡人

王學詩字全四完縣人有至行嘗備身葬父刲股療母疾初來從學顏先生不許長跪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其實者女今居大母喪能從吾行喪禮當受子乃去後卒北面稱弟子

張鵬舉字文升清苑人故明殉難進士羅俊從子也抗節不仕從學顏先生長於兵法箸存治翼編趙衛公啓公兄弟安平人從學顏先生先生嘗主其家焉

白宗伊字任若肥鄉人布衣以賣筆爲生受先生教出游四方舉先生之學告人多有興起者

李倜字毅武邢臺人父伯庠蠡縣訓導毅武自早歲即以聖賢自期聞恕谷名遠來就訪相與習琴習數及士相見禮恕谷遂率之師事顏先生毅武事親至孝待昆弟曲盡友恭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若浼途遇古聖賢忠臣孝子祠墓在車必式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視顏先生

嘗歎曰如毅武者可與入德矣年三十五卒子肅和爲恕谷弟子國之桓字公玉深州人長顏先生八歲執摯就教先生辭公玉固請曰昔董蘿石從學王文成不論年之桓豈遜蘿石邪卒成禮顏先生南游開封公玉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疏言天下疾苦衆笑其愚不恤也顏先生嘗謂曰學人未見真誠如子者惜老矣對曰竭力以進死而後已敢言老乎及卒顏先生聞之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

李植秀字仲果祁州人從顏先生學禮嘗告之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爲善也仲果嘗問尋師問道人多非者如何曰天下方以時文爲正業別有所學則見爲怪女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須堅定其志不畏流言乃能有成仲果終身行斯言焉

馮壅字敬南代州人與恕谷游道之師事顏先生精於算術世傳九章書及泰西算法人或展轉莫解敬南見立剖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錘之類行則攜之時考次躔度定刻漏早晚地勢高下皆出意表手製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陳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食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其成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書制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洋儀皮水礮諸作死時年三十八

李子青字木天商水人爲鄉里大俠好技擊顏先生南游時與木天遇於逆旅木天見先生攜短刀曰儒

者亦學此乎。因請與試。自謂技不若先生。率其三子瑩順貞再拜從游。先生教之折節學禮。後卒有聞。與恕谷崑繩皆交好焉。

朱敬字主一。湯陰人。明宗室也。性孝友。從事聖學甚力。聞顏先生名。不遠千里。率其少子本良至博野。從游習禮樂書數考水火諸學。嘗言明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半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識者謹之。李柱字介石。深澤人。給事中人龍子。康熙二十年舉於鄉。能技擊。知樂。教子弟門人各習一器。每日讀書畢。卽登歌合樂。顏先生南游時。來受業焉。

齊燿字燧侯。高陽人。

王延祐字次亭。上蔡人。初從張沐仲誠游。後從學顏先生。習冠昏諸禮。

楊蔭千。河南人。

裴文秀字子馨。鄢陵人。

詹遠字定侯。保定人。

尚重字威如。新鄉人。

可默字訥言。安平人。

魏純嘏。衡水人。傳天文之學。

關拉江。滿洲人。官筆帖式。顏先生尋父遼東時。從學焉。

齊林玉高陽人有雄才墾荒河南從學顏先生。

曹敦化字萬初涇水人。

王越千河南人。

劉從先字穎生鄆陵人從顏先生問喪祭禮。

韓旋元鄆陵人見顏先生存學存性兩編稱善遂從學焉。

韓智度鄆陵人。

鄭光裕克昌兄弟涇水人。

顏重光先生繼孫也嘗于雪夜取薪燎火人有薪置其室近欲取之思之不可而遠取己薪先生聞之曰充此意可以作聖矣闔室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郝文燦字公函肥鄉人延顏先生主教漳南書院具幣帛三聘始往學士相見禮于先生子也魯也廉也愚皆師事焉。

苗尙儉尙信兄弟肥鄉人。

李弘業肥鄉人。

韓習數肥鄉人。

劉棻字旃甫定興人從學顏先生爲刊先生所定三字書。

李霖字沛公高陽人寓書顏先生問學稱弟子。

周璣字崑來河南人聞恕谷論學謀執摯恕谷辭引之師事顏先生

崔璠字奐若漢軍人

許恭玉

張振旅

張智吾

王巽發

王濬

王澤

王懷萬蠡人初師王法乾繼從學顏先生

王繩其

田得豐

郝品

郝夢祥

郝夢麒

曹可成博野人傳天文之學

徐适字仲容安陽人有孝行善顏先生學欲師事之先生固辭及沒聞訃北面拜哭卒正弟子禮嘗言漢

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識者謹之

陶瀛字甄夫湖廣人晤恕谷于秦中得讀顏先生存學編及恕谷大學辨業善其書傳之南方且郵書先生稱弟子有曰微先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竟長夜矣雖于宋儒有言而爲斯道生民計不得已也使回護之將如斯道何將如天下後世何

謝在脩字野臣河南人長子歷數之學師事顏先生

溫德裕字益脩三原人官郾城縣知縣延恕谷爲友得見顏先生所爲存學編大喜謀致書請業未及而先生沒追執弟子禮且出資刊先生遺書人多賢之

郭金湯字子堅漢軍人本姓張氏父盡忠爲郭氏子因冒其姓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生二子子堅其長也與弟子固識恕谷于稠人中遂定交焉因恕谷言篤信顏先生之學上書願爲弟子出知桐鄉縣延恕谷至愛禮甚厚時恕谷年四十無子子堅憂之爲之置妾購別室以居又爲刊其所著聖學成法訟過則例二書莅官明于決獄抑豪強擊猾吏嘗與恕谷竝轡聯騎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令長自異恕谷游浙東訪師友遣役齎資斧聽所之有問學者飭廚傳恐後以遭母喪去官遂卒年四十八恕谷嘗稱生平道義之交未有如子堅者

郭金城字子固子堅弟也康熙二十一年由正藍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召試論奏稱旨擢刑部員外郎精研名律十四司橐皆倚定每決獄再四審斷全活甚衆有謝者令閨人勿納曰而本無罪非庇女也人感泣去有畫象祀于家者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爲明而吏自不敢欺都御史王士

禎命諸御史具一藁屢易不當最後推郭御史立削草士禎遽呼曰老吏老吏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又力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外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靡稟祿奏上報可衆爭譁之子固方以是爲嚆矢更謂牧馬者衆則馬益驪今六部堂官各六人外則督撫重累在上宜悉減罷然後可言吏治又謂政事不理由人材衰人材衰由八比取士宜復鄉舉里選諸法以德行禮樂先之庶可法古用夏未及上書而卒年四十有一子固初好讀書工爲詩及與恕谷游恕谷出顏先生存學編使觀子固立起願師事先生遂謝絕筆墨講求天文地理兵農射御諸學善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傅臘塔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獲禽數車皆散給從者而歸嘗偕恕谷游西山傳馬射法置氈帽地上策馬射無不中中則帽颺起等身其輕巧如此性高狷不輕許可人然沈默謙忍待戚黨尊屬窮窮然如弟子見者不知其爲官也卒之日囊橐蕭然私錢不滿百敝衣布被以斂都御史李柟謂其屬曰郭御史清貧如此不可不助其窪共醵百餘金以贖之

惲鶴生字臯聞武進人明行人日昇族子也晤謝野臣于秦中道及顏先生爲學大旨心善之其後以蠡令浦君聘過訪先生則已沒矣因交恕谷得徧觀先生遺書自稱私淑弟子因盡棄其學而學焉嘗有寄恕谷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如膩得浴如塵得刷而身輕意爽也所痛沈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已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師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出時俗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逮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

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妻喪，益貧困淒寂，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聖經，都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書，竟以爲學宗。如是守其語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喜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北宋時洛蜀黨爭程蘇門徒互相攻訐，俱爲君子而傾軋如此，程子自言學聖人，則豈有聖人而偏執己見，不恤真是非者？又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亂天下毀譽之實，違三代直道之公，而語類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則覩宋之孱餒，而惜諸儒之不見用，以至于斯，乃庸生之過論，而識者則猶以其不柄大政爲諸君子身後幸也。然恐世俗疑怪其言默而未發，又見其箸述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學存性兩編及辨業學規，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先生之教我深矣，唯是六藝之事，未經涉歷。今行年五十，困頓衰憊，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景增慚，面目麤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于大君子之前？而善其道益足痛也。惟先生憐而教之。臯聞于經長毛詩所箸詩說，以毛鄭爲宗，不涉後儒曲說。晚歸常州，爲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莊兵備柱尤重其篤行，勉其羣從必以臯聞爲法。其後常州問學之盛，爲天下首。溯其端緒，蓋自臯聞云。

右顏氏弟子一百八人，私淑二人。

顏氏學記

二

卷十 顏李弟子錄

一百三十

齊燁字行甫遜侯弟師事李先生

李肅和邢臺人毅武子

李振鏌先生族子

李曾達先生從孫

王楫

王業豐

王業彪

劉壯吉

張漢

王自新

董漢傑

郭鏌

董漢傑

郭鏌

吳關楫石門人刑部尙書匪庵吳公涵之子李先生客京師時匪庵首重其學延先生教子姪以六藝之

學關楫與其弟用楫從弟師栻字次張皆受業焉

申奇章漢軍人

李廷獻  
蠡人

管紹昌  
博野人

閻鎬字季白  
蠡人父中寬字公度仕至戶部郎中  
季白從李先生學禮  
齊愉字韓石河南人官祥符縣學教諭

劉心衡山東王家營人從李先生學騎射

李書思

劉心蕙

劉珙

李元英新城人

鍾淑字子能博野人金若子

仲宏通字開一桐鄉人子路之後以孝廉出仕縣令  
李先生南游時從學爲聖學成法作跋焉  
員從雲字震生三原人

于鯨字南溟漢軍人官商州知州

楊勤字慎修漢軍人官富平縣知縣延李先生往執弟子禮凡事諮詢而後行治稱最及先生歸官紳吏民皆出祖道有號哭而返者先生歎曰吾觀富平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黃曰瑚字宗夏歙縣人初師大興劉繼莊獻廷後繼莊沒宗夏得李先生中庸講語喟然曰吾向以佛氏爲根今拔去矣錄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介王崑繩北面拜先生曰顏李之學如菽粟布帛若暫離則飢寒矣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從學李先生精歷數撰大衍精義

吳長榮字欣木長山人

劉楠字百斯

趙瓊字澄溪安平人官西平縣知縣

馬巖丹陽人見李先生大學辨業寄書稱私淑弟子言格物卽窮究禮樂等事非泛格天下之物又言正心乃兢兢業業非如二氏默坐澄心之旨又言讀大學者須有志親民方爲有用皆與先生旨合沈廷楨字青山會稽人繼于南溟官商州延李先生往論學事以師禮且合諸州縣言于學使朱公軾來拜將請先生開講先生辭曰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壇不敢效也

達宸字子旭郿縣人以知兵名冷畢二將軍討吳三桂時聘之間計用之勝晤李先生秦中執弟子禮先生語以聖學子旭躍然曰聖道必求有事吾向疑宋明士養如婦人女子袖手無遠略今乃知學術之失也

王元亮字奐曾山西太平人學易初宗程朱及見李先生傳注折服事以師禮爲校訂其書兩過焉張琡字瞻仰棘津人嘗讀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

因發憤與其友鄭若洲共學立日記自考其得失過惡瞻仰從李文貞游及聞顏先生學謀執摯而先生沒乃受業李先生助刊習齋年譜以表師範焉

鄭知芳字若洲棗強人與張瞻仰皆安溪李相公門人後同來李先生里問學爲刊顏先生年譜安溪巡撫直隸嘗扈蹕白洋淀薦先生知律呂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應其徒忌之先生安之若無事者卒無事

張業書字肄六無極人從學李先生訂校傳注問爲作題辭  
蔡麟字瑞生西安人以軍官從征西藏有功習弦鈴騎射技擊從李先生游先生與商御法著學御學射二錄焉

張中字潛士西安人得李先生平書訂學之

魯登闕字聖居鄂縣人從李先生學樂能琴邃而歌且能制器

陳光陞字尙孚整屋人從李先生學易

黎宋淳字長舉九江人少游秦習程朱陸王家言爲靜坐之學既聞李先生入秦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先生勸之學禮其後別去幾二十年復自河西泝秦晉邊行四千餘里至博野訪求先生長跪稱弟子先生爲擇日行釋菜禮作文以告先聖先師焉

王遠字帶存湖廣人拜李先生于長安得辨業諸書深嗜之投詩云老我從游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南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

張翬字采舒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被罪流西安豪爽尙義聞天下李先生游秦中采舒往學樂後卒

于戌所先生哭之。

王紹文，字宗洙，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海寧陳公世倌督學直隸時，以薦于朝，授成都知縣。宗洙嘗訂校先生論語孟子傳注，有詩贈肥鄉白任若云：「大道久晦蝕，舉世趨浮虛。聾聵相煽鼓，囂囂各自愚。天意愛斯文，博野產大儒。復有高弟子，恕谷在蠹吾。」博蠡與衡水往返百里餘，曾記申酉間肥國來高車入門爲我言囊中有異書，一覽令我擲，二覽令我喜，三讀四讀坐且起，雙目環瞪神爲死。三十年前一夢中，三十年來一醉裏。吁嗟乎，豈獨我醉三十年，二千年來誰辨此。

古葵，字季榮，華州人。來李先生里受業七八月，鈔先生諸箸而去。善書，人寶傳之。

黃輔，字成憲。

劉天植，字挺生，武城人。

張鋐，張鐘兄弟，武城人。父熙甫，命從李先生學。

劉廷直，字邦司，衡水人。

李杜，字文長，棗強人。

趙本中，冀州人。

杜謙益，字友三，衡水人。從學李先生。嘗與其兄謙牧求先生作世德記。

張少文，富平人。

陳睿安，順天人。爲日記質李先生。先生喜之，獎其孝友。

李基易州人。

王經邦字咸休祁州人。

彭超字翔千。

劉貫一字士宜博野人。

陳兆興蠡人嘗立日譜就質于先生因從學焉。

高捷

惲宗恂字廉夫宗和字敦夫臯聞之二子也皆命從學李先生聞言輒解嘗出資助刊小學稽業學禮錄。

王業鑑

王秉公

王順文

周文忠字煥采

王克柔

劉廷忠字其德衡水人從學李先生應童子試卽能舉顏先生之學言于陳公世倌世倌器之遂得補諸生。

郭同字圻十河南人。

郭比字聚五圻十之弟。

張籲門江寧人。

張曉夫。

朱和禮湯陰人主一子。

王兆符隆川大興人崑繩子。

劉箸字古衡湖廣人持周崑來書請業李先生後南歸又受業宣城梅徵君能歷法書數。

張珂字可玉大名人從學李先生與先生次子習中學琴學射學士相見禮能篆書先生以長子習仁無子使其族子敬承嗣之可玉爲之師焉。

林沃字啓心威縣人。

田如龍字夔安威縣人。

宋惟孜字涵可通州人。

李正芳字師柏上元人讀顏先生及李先生諸箸卽行冠禮學儀條陳學使鄭公鑰言當以顏先生之學頒訓士子。

馮辰字樞天清苑人初謀學于習齋未往而習齋沒遂執摯李先生先生曰樞天來吾道不孤矣樞天時習禮尤究心于喪服箸喪禮疑問凡見先生所箸無不直言校質者跋傳注問曰先生平心以解易氣而辯較若列眉瞭如指掌卽深入陸王程朱者有不爽然于前日之捉風捕影乎堯舜周孔確證當前尙不豁然于是非有此心乎而或謂程朱尸祝久而且偏必天心所注勿輕議然則今人之尸祝佛氏更甚亦

以爲天心所注。遂宜舉世泥首奉之。無異辭乎。賢者可以決矣。

王元衡。字符躬。江寧人。從學李先生。覽周易傳注。以爲雷霆震而日月明也。孫應榴。字子房。武進人。從惲臯聞處見習齋存學編及年譜諸書。初甚疑之。後始篤信。欲北謁李先生。傳其學。以資斧不繼。乃遙執弟子禮。爲日記。省身不倦。或問李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似不及朱子解。物卽事之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卽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卽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卽脩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或又言卽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臯聞與先生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之學。慨然悅慕。信于心。習于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某自江右歸來。會兩次。旣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

方道章。字用安。桐城人。侍郎苞之長子也。侍郎命用安師李先生。先生亦遣子習仁。從侍郎游。顧兩人論學不甚合。用安左右其間。未嘗偏主人。或私問之。則曰。李先生言是也。其父執宿松朱書。亦以用安卓識。蓋勝侍郎云。性落落不甚可人。苟不當其意。相對嘿然。善爲古文。能承其家業。劉調贊。字用可。威縣人。年二十四。卽介白任若執摯李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學琴學數。分日習之。先生稱其信道甚篤。嘗糾同志助立習齋學舍于博野。顏曰。道傳祠而爲之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謂儒者。道仁義之道。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則四民。其教則五倫。非異端老佛之教。

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先生生二千載之下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相傳之正路非世之依傍儒徑而纂入異端者也習齋旣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學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祲歲鬻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恕谷先生始謀于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游之士爭來佽助不日壇本具坯塈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箸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自漳南梁魏外一再游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繹廣布四方間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蓺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注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仰證聖經若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臯聞臯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湖得吾師聖道原流塵獲知千古有人承事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臯聞二先生之昌明居多如常州孫子房以其所業就正先生至遙執弟子禮其言省躬改過脩德習藝之功甚密力任聖道而謂得之臯聞則臯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懸其像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旁設王崑繩先

生卽位配享至于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從先生游得聞顏先生之道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翁荃字蘭友一字止園江寧人李先生南游時從受禮學自爲諸生後未嘗一應鄉試入雲臺山隱居讀書山有虎害出資募獵戶除之檢死者骨收葬乾隆初詔脩三禮義疏徵窮經之士公卿交薦蘭友固辭不出晚更卜築南郊與程徵士縣莊時相遇從詩書三禮皆有撰述云

葉新字維一金華人以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李先生傳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閹人以賄請維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維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逋稅悉免時奉中旨采木仁壽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相抗縣令以變告維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竝治之餘釋不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維一日坐堂皇訟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以母喪去官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化後刑罰脩吁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遂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逮移檄追捕維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

維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毀之矣。令謂信然。遂逼令德使誣服也。維一乃盡釋七十餘人。鑑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會勘。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維一爲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知府。贛縣民因事拒捕。維一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維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右李氏弟子九十七人。